



明文海卷七十

餘姚黃宗羲編輯

碑丁

懷來城通濟橋碑 翁萬選

夫水之行地也概于世為多西北則鮮率可舟而漕西北則否率易梁而渡西北則難何也其勢使之然也水原于山天下之山皆起于崑崙而燕冀為天下脊地形崇峻水率東南走入海其流湍急無巨浸廣波容受澤潤故西北鮮水且水道所經土去石出建瓴而下衝激

震撼力攫齒，斷，故不可舟。而其霖雨集，潢潦漲也。則驚波電掣，駭浪雷擊，值之者陵崩阜斷。故又難為梁。夫解水則土深，土深則其產猛厲而寡，深思不可舟。則轉輸困轉輸，困則無所廣粟以食戰士，而又難為梁。使咫尺之間，畫為兩地，倚馬相望，莫可相救。古稱西北恒多事禦戎，寡全功。此其一也。懷來直國北門，為居庸要路。自京達宣大兩路，鎮罔不由之。其通永寧、獨石諸處，猶有絰也。媯水出隆慶州大海沱山中，流與洋桑乾河合。東歷懷來城南，下合水，閑放蘆溝，以達于河。既不可

舟，又無渡梁。于是軍餉戎器材官騎士自京師調撥，以為宣大備者，往往告難。又其急者，邊塵遇警，馳上便宜，瞬息異形，一騎千里，阻于水滸，莫可以為謀。坐是望洋，浩然興嘆者屢矣。予督軍塞上，思欲轆之，故嘗為之畫。曰：深根以固其本，遠岸以殺其勢，軸柱鱗密以嚴其隙，躡鳩脈絡而莫與之聞，庶幾可成也。屬軍旅事殷，且有塞垣之役，未之能及。土人曰：舊有石橋，永樂間廢。武廟北巡，命內使以萬金成之，尋為水壞。或于所謂四者未之備講也。夫徒枉輿梁王政，攸繫而况通緊急，閔軍政

明文海 卷七十一 二
者耶歲乙巳余閱邊次宣城聞有僧慧燈者謀為橋謂
助我者也召見之投以前四者之說今戊申春僧來言
曰橋成矣無愆初約所以志歲月者使教革視之良
信問所以成則曰力能感中貴人捐俸金紀綱之又
能募邊富人出粟為佐於戲先民有言曰近世橋梁功
利之大且廣者多為浮屠氏有益佛以利物為心而
橋梁居八福田之一豈真有是耶何成之速也然予有
侈喜焉自歲庚子以來敵人入我邊境侵軼時至邊人
苦之聖天子不以我愚不肖投鉞專閫擐甲厲兵與之

從事者四年于茲矣願賴陛下神靈威武邊疆稍靖連歲
塞垣之役工費頗巨俱克有成今茲大熟民以寧謐惟
天子建中和之極齊及黎庶疆場之臣得保塞垣稱無
事大幸也彼中貴人者復能出俸金以佐時急至于小
民亦不忍專其贏餘是猶乃籍之成橋光其師說更奇
事也使格戰之未休則瘡痍之是恤年谷之不登則垣
役之告病而容暇及此耶是役也若某與邊人百數萬
口其敢忘聖天子丕顯休德遂為銘付之橋曰通濟仍
舊名也銘曰漢後將軍是曰充國屯田金城威震西域

治橋七十枕席過師千載相望予每羞之浮屠氏子其
名慧灯相時所亟因年之登請金貴人募粟邊城材石
施巨橋斯成不工而妨不事而擾龍見波中雀歸華表
願茲邊土比歲有戰投兩以畊于今再見悠々來往匪
兵者人馬爭逸足車無停輪亦有疆事星軺入奏天閣
九重曾不崇宿念是王政重以机宜嗟我有心彼是度
思匪力胡役匪粟胡殄足我邊人屈彼呼韓惟天眷德
稍梁瀉鹵惟帝格天干羽載舞我書此石以詔後賢貢
篚來庭斯橋萬年

汀郡守華山陳君平兩灘碑翁萬選

汀州故東南取上游云其地隆崇皆山盤亘躡連中折
而微豁劃若兩岸而溪水即為水源非一始惟濫觴既
會既遠率可舟而通舟制視他舟獨異土人以三材為
之褊小而輕薄于此溪為宜也然水道所經多陡峻束
隘無廣波巨浸為之停澗容受故其流迅疾徑南走入
海有建瓴下岑樓之勢衝擊震撼力攫蒼閭蓄蓄銀
故舟行甚艱源焉如登沿焉如崩而其霖雨注潢潦漲
也則驚波電掣厥浪雷擊榜人股栗于洄谷而莫敢與

水爭蓋諸灘皆然而龍磔為甚磔灘隸長汀龍灘隸上
杭長各可三里許雜然頑石偃蹇波中密若星列錯若
棋布森若戟立蹲若虎踞乍隱乍見或起或仆有羅詰
相輔而害舟之狀即滂銷溪細猶呀呷迸怒舟師素稱
巧絕一失趨避靡不顛淪莫可援救甚足患也而兩岸
又崦嵫仄塞跣涉為難華山陳君守郡之明年考量槩
括捐貲召匠入而授之時冬水淺落羣然攻鑿又明年
冬僦工程能不愆于始推其堅剛以殺湍悍而兩灘始
平他灘亦稍疏治又狗度岸勢開緯道斬、異往時矣

翁某曰余聞昔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重水事
爾汀自建牧以來歷世久遠間亦有文人然未聞有平
險拯溺如今茲所遭觀者余教、道汀嘗舍輿即枵歷
經兩灘土人往、為余言灘險不可為蓋係之天事非
人力云余竊怪以為不然龍門逼天大禹鑿之豈需鬼
力積芦沉璧何其誕也夫苟無意于平險拯溺即拉朽
之事比之捕風易者且難况其難耶乃今陳君毅然已
任行所無事以利安斯人轉輸百貨吾潮比壤自是士
商往來亦賴無恐其孰不舞躍歡呼歌咏利澤與此溪

相為無窮哉余又聞君昔嘗為水部治徐梁通漕河人為立石至今盛畧不衰乎灘之績靡所因于前尤章焉不可沒也而上杭知縣趙文同守禦千戶所千戶余相長汀知縣祝一鑑典史某亦與有賢勞並宜勒而存之陳君名洪範字某辛丑進士浙之仁和人任郡多惠政平灘特其一事云

海陽朱令去思碑

翁萬達

夫觀令者觀之民令凡以民爾夫民同彞而異習故令賢而以為德亦或以為厲不賢而以為厲亦或以為德

夫賢而以為德不賢而以為厲恒民也賢而以為厲不賢而以為德蠹民也恒民什九蠹民什一然什九之民嗷、而動既、以眴尔力不能致羨刺于觀風與執筆者什一之民則左右猾佞若冠蓋之族頽于好惡而利于令之易與也斯其人往、能談說有口疑悞視聽令亦謂可私肺腑也故虐恒以自豐昵蠹以屏毀縮朒比之長者操切疑于忍集垢棄廉潤修聲色去之日要亦有為之墮淚卧車轍者吏道日降余蓋傷焉里居以來得與什九之民相窻聚而觀至海陽朱令未始不為

之擊節而委心也會令被台去民倉皇走道衢爭觀令
聚而轉相語已復泣下計由不可得白諸父老欲相與
紀載休美以永其去思于是諸父老抵余言令賢而有
功德于吾民者甚厚即所往者縣胥吏相煽動賈法
為盜奸賄祇候大者白手置田宅與富豪埒莫可劫完
冠蓋之族不自檢押有所橫暴凌峻亦竟不問自得
吾令祇候胥吏之徒靡不惧避無復敢睥睨恣睢仕
族亦帖々欲豪成弁而脅息矣往者縣里甲值官供億
日輒費十餘金重苦無恤甚有不旋踵者而貧窘死者

徭編則視貨重輕訟牘積滯即不滯亦不中法理自得
吾令里甲直費日不能一金大吏使巨輻輳臨止費繁
溢額輒捐肯以充不以責直賦役必手自較定獄訟盈
庭迎及輒解人稱神明即老吏弗如也他亦稱是語曰
藥石去病膏梁養生故不務周比周而加意于吾人是
吾令也微令即老死安得見今日嗚呼誠如父老言其
與吾所觀聽何異哉父老與什九之民誠知令即什一
為蠹卒亦當誦令賢者人患不自立爾願何事于泮泮
脂韋媿阿卒托以宣譽為哉夫疇然而不污廉也凜然

而難犯節也朗然其不可欺明也沛然而措之于事為才也愷悌惻怛之意行焉惠也有此五者是仁義之備而化理之成也誠如文老言其功德于吾民孰能忘之去思有碑亦以告後之為令者朱令名罷湖廣漢陽人嘉靖甲辰年進士

勅建太平寨忠義廟碑 屠應竣

史竣曰休哉淵乎先王之御天下也賞不遺幽罰不淫遠惠流而不費威震而不有風被羣動功治後世所以尊物闡化經世規俗者遐乎莫之敢忽也高皇帝剪

毆胡元昭奠華夏而燕朔諸州喪淪于祀者亦始復我帝王疆土之舊侷德天地邁功湯武越既首褒元功忠臣余闕及殷祀先代休烈懿臣肇修天常茂建人極百五十年来朝有批鱗之臣野有死綏之士雲蒸霧變異世同揆皇哉聖人一變之功若是至已皇上綏文詰武萬宇和洽越十有五年侍御金君敷華奉命按畿輔諸閔軍事建節遐御憑輓遙覽于是慘焉悲曰是地也周法諸胡分虜強虜豈無干城歸岳扞外勤內甘死蹈節之臣乎豈無膚銜瘕者袒刃決背楚卻陷堅致命不

明文海 卷之十
二之士乎此而不錄以勸難矣于是疏建忠義廟于沿
邊四路以分祀死敵諸臣而是廟則隸之太平寨云廟
祀官軍周朋而下若干人博採羣議允若輿情獎義貞
度庇振稱勞不踰月工迄成介使者來徵予記嗟乎嗟
乎夫王教之始也始未嘗不飭終以玩也匪浚則湮弗
植則仆恒度而時振之故操弗倦而人靡有匱已自夫
教之衰也士知死而不知恥于是懷二心以事上忠義
之道鮮焉故危言危厲氣溢于平居而微執恐詘覲顏
苟難旁睇則鷹擊豹呻無才下迺愈危茹詬豕鼠突竄

者衆也夫大同遼陽謂盡非朝廷素訓之卒哉寔曠_畔
肆外靡禦寇而亂內訌居若煦、舖驕子其終則秦虎
而假之翼也豈其性誠異哉 equal 乎勸懲之未盡漸摩之
習非也是故社金蒙革委誠敵愾者時弗聞知而嬖姍
選悞盱眙罔上者或登大僚洞膺達掖元隕弗懲頌死
不得以蒙澤其全軀保妻子之臣徒以議之嗚呼難矣
難矣斯廟之建也崇死以詔生樹社以表後是不足恢
恢勸乎堂庶枚、望之翼、而輦、勇夫哲士過者歎
噓沾臆其否也未嘗不額蹙汗頤驅疾以睨也嗟乎嗟

乎人之生苟死耳其延促于世須臾也貪夫狗生畜縮
疎龍自視恬然久矣生為游氣死為萎草聞者弗知見
者因道哲人狗義守死索身氣蒸霜雷騰虹薄星聞斯
獄、酸鼻撫膺故義士不忍須臾之安而易萬世之名
不以同盡之生而喪吾弗死永存之氣夫今而後可以
喻也戰陣不果不可謂勇封疆不守不可謂忠隳職廢
命不義之大者觀于斯廟可以知恥矣予既以廟事文
之碑復為迎送神辭三章俾祀者歌之侑神為金君名
燦予同郡人具弛張之才今之名御史也後世于是乎

覘政矣辭曰振金兮文鼓醴湛兮蒸俎雲馮、兮莽曠
蕭靈不來兮日將暮瞻雲兮鬱舒兮繁會兮九衢靈剌
剌兮抗旗班白馬兮朱衣繫遙望兮平原怒目罔兮楨
闕操長劍兮控鳴弦天窈杳兮日晝寒陰沙零兮夏雪
米鱗、兮夜波合天時殫兮厲兵接洞犀草兮首分裂
揜耆武兮又以忠威靈懟兮神愈雄恍昭朗兮歸故宮
光有爰兮氣靡終未縉紉兮御華宇冷、風兮又以雨
騰虹燁兮雷填、天聲飛兮士爭怒俟既假兮慮成疾
遠遊兮揚於橫北海兮歷函雲都恒霍兮偶列星歲事

秩子為民正殫讐虜子振靈武徒皇子植戈以舞

王江汪戰功本末序胡松

國家地廣治極文褻武嬉海隅姦商乘時盜取因緣恣
怒轉為寇賊民不覿兵為日既久望風奔潰莫之誰何
賊既連得利內附外連聲應氣合徒党滋蔓動以數千
萬計又善用兵能以少為眾所徵四方材勇懷技武力
之士率殲其勢、若烈火燄、狡烏思啟蓋自壬子春
更癸丑甲寅恣行轉掠戕殺燔燒叢萃竅窟新故環迭
而兩浙三吳之禍交慘矣乙卯春柘林巢賊積增至萬

餘人出掠嘉善諸處夏四月劇賊徐海麻葉等探知嘉
杭兵調松江搗巢率眾數千人水陸並進聲言先攻嘉
興次及杭時故巡撫李公宙守杭總督軍門在華亭無
兵可恃軍兵洶、甚懼按司梅林胡公方巡浙東台温
諸郡得報連日夜馳詢嘉興會賊從嘉善來前驅迤邐
薄城外眾益惧甚公曰在法攻謀為上角力為下矧又
無兵乃密局吏取酒百餘甕錯其煎投以毒劑塞如故
載兩船選兵卒机警而猛者假冠服持赤牘坐舡上稱
解官解酒餉軍載向賊所從道見賊即禡去冠服走賊

信不疑。馳報諸酋長，酋長得酒大歡，相率高會，痛飲，率多死。已又令村市酒家皆入毒甕，中約價以值民所有。未清藥水，浙而遺之賊，往爭取飲，餒又死。然賊党尚衆，我兵寡，且惟怯，適保靖宣慰彭蓋臣所領土兵數千人，至可使胡公策其恃勇，犯忌使人傳語之曰：「賊善伏，且知分合，我兵尚為其誘，宜分竒正左右翼擊防其衝圍，蓋臣不聽，乘銳直前，果遇伏，墮賊計，挫于城南石塘灣。始大悔，遂有潰志。遠近震駭，大失望。胡公深憂之，曰：「如是則我之技窮矣。于是親詣軍營宣諭，且勞苦之。」

曰：勝負兵家常事，惡足介。凡爾所以備者，以不知地利，中其伏，我聞賊首多死，衆紛焚無紀，且久不得食，息取可攻。若芋無畏，願兵多無衣，與器械使人悉索，諸賈肆故衣，頒給之，加賜錢帛牛酒，飲吞，召諸金木工，晝夜繕造器具，懸重賞。苗兵感激，思奮，察可用，乃指畫石塘地形曲折，曰：「汝宜以兵若干為前鋒，從塘路進若干為竒兵，伏道在水兵若干環列道右，防其逸，皆後前鋒數里候賊將至某處，前鋒迎敵，佯敗走，俟其過伏，盡起三面夾擊，茂不勝矣。蓋臣如公策，賊果債敗，北走平

望平望故別有苗兵營賊不知會孫督張公從松江兼
程來視師而永順宣慰彭翼南復從泖湖西出胡公又
同督察趙公部署參將盧鏗等屠擊之且躬擐甲胄徑
馳馬趨出四面合圍軍聲遂大振賊大沮還走王江涇
既連疲于奔又餒且病矧無統紀遂大潰不支土兵與
我軍乘之斬首倭二千餘級墮溺水死者不可勝枚蓋
自是嘉興杭人始安枕軍民主客始知賊猶人非真若
鬼神雷電虎豹然不可縞逆沒有聞志賊亦自是稍
顧忌逆氣狂謀漸以虧朧始可誘而圖矣嗟乎嗟乎奇

變而波才破落澗襲而淮淝捷山合而博陵奔蓋自昔
禍亂之興必有忠義材武韜鈴之臣以指揮擘畫救
寧戡定蓋天所以奠安維極綏輯神人鴻德好生
常假手乎鉅公偉人寔為之孰云其果夢哉毘陵左
子好論次當世事而謂故所收公私牘牒所載王江涇
戰功渚無紀局余詮次余為詮次而歸之庶幾經世者
有考焉

誅楊髡碑田汝成

西湖之飛來峰有石人三元之總浮屠楊璉真迦闍僧

聞刻僧澤像也蓋其生時所自刻畫者莫為刮擊至是陳侯見而叱曰兒賊兒賊胡為遺惡跡以蟻我名山哉命斬之身首異處聞者莫不喟然稱快嗟乎談宋事而至揚浮屠尚忍言哉當其發諸陵盜珍寶珠襦玉匣零落草莽間真恠心竒禍雖唐林兩義士易骨潛瘞而神魄垢辱徹于九幽莫可雪滌已夫趙氏立國庶幾存仁而叔世寢削寢微覆宗海滴又不整借一坏以蓋藏題奏悲夫悲夫或謂藝祖欺嫠孤窮神器冥報宜然嗟乎天之所壞不可支也所興不可禦也假今天不佑宗

藝祖能冒昧篡取之乎如以冥報論則古今奸雄以窶窳濟事者或不免鞭暴之禍又將何以通之然則趙氏遘厄豈其天乎元運方張中華祚歿殺机橫發敷毒兩間即沉淪黃壤猶不免與不然胡為乎荼烈若此也陵谷遷移觸目鮮故而梟髡儼列宙玷茲山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穆陵顛骨韜匿穹廬高皇帝籍而返之惜其時無以賊像事上聞者迺今立誅滅于陳侯宣皇帝之德意洩異代之幽憤作義士之雄心掃名山之氛厲良足快矣昔申屠迪毀曹操之祠薛伯高去鼻君之廟史

氏紀之以為奇節以今方之不亦並美前修哉春秋之法翦絕亂賊雖死曰誅以明刑也宥有取焉系之頌曰有宋不競圖存海隅胡為梟獍犯彼靈丘林送橫分猶有餘譴孰以義容贖我峻嶽陳侯殛之義憤所宣人讐神怒倏焉偕觸生脫明誅死伏幽戮何尤市朝游視駭棘烈陳侯為政有紀崇正驅邪規民于禮陳侯烈秉德靖共旌善瘳惡教民作忠澤及枯骹受天百祿報爾宿讐宜隲遐福黎民述頌我用是修名誅三賊竊取春秋

征南碑田汝成

皇帝承運文宣武謚宇中熙皞兆四郊以崇天建九廟以尊祖于是百靈荐祉元儲應期將以誕告多方外諭四裔迺坐明堂朝羣辟按圖敷貢至于安南曰茲邦不庭并有餘稔豈其叛哉昔往詰之禮官肅將瀕行會有黎民通臣說辭而控曰臣南裔藩臣黎氏之嫡胤也國有不令之雄曰莫登庸者寔纂黎宗臣諱草莽惟陛下憐而納之皇帝若曰信茲稱亂其往討之迺命兵部左侍郎蔡公經安遠侯柳公珣經畧邊務以需大舉蔡公

簡委賢豪參謀畫策而左叅政翁君萬達寔提其凡乃
圖山川發簡牒探要領時留粟礪矛鎬選偏裨練卒乘
義問昭乎日星威稜抗乎風霆交人聞之大惧登庸拔
腸吐款奉表而稱曰臣先臣黎氏之陪隸也黎氏式微
國亂無象臣以皇靈削髮草窳僅有寧宇黎氏天絕屬
續之辰倉皇解佩印而屬之臣曰天錫元寶爾姑守之
請命以聽所立也臣恐厥逃匿國人周章索臣擁之左
推右輓責以大義曰不守錫寶是不共天朝也不受君
命是蕩析黎民使不保也臣不得已苟從夷俗護印五

年而犬馬之齒耄矣復以屬臣之子十有一年再嘗遣
使款閤而閤令嚴不敢啓方物款不敢移易也封題較
然臣父子兢、惕、罔敢專席旦夕稽首北望日天監
在茲夫黎民不請而屬之臣、又不請而屬之臣之子
死罪死罪第黎民怨亡而國人謬擁避迹無所若臣違
道以徼之安能變如于再世也謹以土地人民之數咸
簿錄之登獻下惟天朝處分事聞皇帝若曰弗哉豈其
挾諛以緩我師其往覈之廼命兵部尚書毛公伯溫
節制六省咸寧侯仇公鵠都統諸軍勅曰聽以軍往違

即征之毛公蔡公協忠同心以作義勇迺勒兩粵勁士
分為三軍副提兵張公經將中軍翁公萬選監之參將
李君榮將左軍副使鄭君宗古監之都指揮白君汝將
右軍僉事李君文鳳監之勒滇雲勁士分為三軍都指
揮胡君紹將中軍副使鮑君象賢監之都指揮方君策
將左軍副使鄭君駟監之都指揮王君立將右軍副使
張君綱監之而幕府遂穆進止机宜則惟翁君與焉于
是八蛮五獠侮食左言之長吳鈞越棘狼燾烏章之士
伐牲介象雲梯樓船之具莫不獄、從、麻列蝟合翼

張翼節舒闔駢乎桂海蹈籍乎炎徼矣友人聞之愈益
大惧登庸之使叠迹轅門攄襟哀悵懇以降請轅門僉
議以為在古降儀或牽羊以表順或舁櫬以請誅仿佛
于斯乃見惻抱登庸頓首敬諾轅門乃塔鎮南之閔奠
龍輿抗黃幄陳兵森危登庸徒跣囚首白組繫頸稽首
稱曰臣斧銷遊視也無異圈豕陛下不發乘輅曳尺纏
牽而刳之縣首藁街以昭誠不諛是陛下以不忍羣黎
之故而宥微臣微臣幸藉羣黎以延殘喘臣聞命以來魂
魄飄喪悽、荒懇又不足以感格皇乾重煩訊使詰

責誠為死罪死罪復更何言臣今共順之情齟齬之狀
繪圖不足以為獻剖心不能以自明惟陛下憐而察之
臣率土編氓也戮之惟命俘而放之四荒惟命若以天
地之量覆育螻蟻宥之故宥亦惟命謹以先朝所賜金
印一枚黎民所侵四峒之地遺從子文明表獻闕下以
聽處分臣昧死言不勝願越轅門會議以為其辭順其
儀恭其表無為違即征之天之命也服而舍之武之經
也為之解組而遣之按兵不進以狀聞皇帝若曰嗚呼
皇天以予一人撫鞠四海匪威力是憑匪玉帛山河是

愛惟蒼生塗炭是憂黎民守職無狀衆叛親携馴至天
絕莫氏宣力比戶安堵朕亦嘉之其草王爵易國號置
都統司以莫氏為都統使世掌其土以共王命詔至諸
軍解嚴南土驩呼颺馳鼎沸矣是役也君子以為莫氏
知命者四繫組以請死也歸地以贖罪也函印而獻之
以完寶也不育方物以明畏也詩曰畏天之威于是保
之其保不死而且世官也宜哉當兵事之初興也汝成
雲以藩寮分守江左悉厥顛末昔憇其勞而今欣其訖
也廼述而銘之曰粵有文州叢爾瀛介三代之隆擢于

荒外羸秦遠畧迺疆其疆聲教漸被歷漢而唐五季紛
綸土酋竊據涉宋而驕孟煩邊慮大明受祚陳氏奉賓
皇祖嘉之俾仍舊封季犛逆賊毒蔓雕題文皇征之措
戮鯨鯢索亂于陳絕不可得迺建省垣約以繩墨黎利
再叛詐擁陳後宣廟慈宏包荒弗扣錫爵給印樹為藩
邦三葉而墮遂覆厥宗莫氏承之諸裔膺懷不請而禪
于義則垂皇帝赫怒渙號徵師如雷如電海岳離披緯
武經文維兩馬矯元侯從天而下司馬有令既嚴
既明翊用翁君廉信以匡輔敦義勇鷹搏虎奔朱鰲日

嚴玄甲雲屯籍令戡之倏如畦耨載鞠載詢蓄武不究
交人聞之喙：啖：傾巢舉落俯訴仰干蓬跣繫組蛾
伏而進效順牽羊請同昇櫬匪寇匪篡庶幾有辭皇帝
憐之遂以德來乃削其爵而昇世官比于內史輯我龍
編交人驩呼曰父母且完我妻子築我室廬燁天威
盱眙而在藏：天恩含哺以戴如春之育如海之容訓
爾子孫惟王之共虞格苗民淹于七旬友人來款曾不
決辰商伐鬼方三年而服宰割交州曾不遺鏃我紀其
事勒之貞珉伏波銅柱又何足云

盛衰亦如此明興統御萬國際天極地皆入版圖而粵為天下兩都會朔南暨教教矣然治久則孽生地險則易阻而嘉靖間巨賊李茂陳德樂二酋者乘倭外訐而內造亂焉當是時亦嘗聚兵會勦矣或言兩難並發民恐不堪不若且撫寇而專事倭便而賊猾窺指亦願就撫乃撫之而于海壩之側所謂鋪前者安置焉而鋪前與珠池最近珠池者國之大禁賊之故所睥睨者也撫既久遂擁衆數犯禁盜池而推埋剽攻遇商賈則掠商賈有居民則劫居民與官兵格殺無忌于是前直指蔡

公夢說悟安置海壩之非也亟以計徙置城內焉然賊雖從而徒党在海澳者亡慮數千百人大者稱澳主小者各有名號皆分布諸澳中而益造桐艚諸戈船亡憂數千百艘亦密藏諸澳中數召集天下亡命奸人豪俠劍客與羣党雜居其志巨測矣當事者欲置弗問則賊方縱橫恐為大亂之漸以貽後患欲亟治之則賊既受撫恐發大難之端以嬰禍始皆相顧莫敢言而粵西開府劉公膺特簡晉少司馬總制兩粵至則奮然曰春秋訊不討賊而酋本首逆蒙宥不悛因撫益恣固王法之

必誅者也且酋既叵測而結構益多倘一日定謀俾在
澳者自外起酋從中應之可無寒心哉吾固計之熟矣
彼二酋者擒亦反不擒而反擒之則反速而禍淺不擒
則反遲而禍深深則莫可為矣吾寧任其淺者遂決計
擒而置獄焉公預料二酋朝擒羣黨必夕起必自清
瀾始與澳近也乃命鎮城戒嚴而檄叅將楊友桂者提
兵謹斥堠防禦勿失既而賊果如公料飛書城中約內
外並起而邏卒以戒嚴緝得其書遂閉城大索計不得
行而是夜犯清瀾者友桂違節制亡備賊遂突入猖獗

勢洶洶矣公乃與直指黃公正色極論友桂失職罪亟去之而
可任者攝焉直指公者秉綱紀扶風裁飭厲文武與公同心
討賊軍令益嚴而摠戎李君棟者具謀勇尚忠義教躡
躡赴敵名將也而布政司右使程君拱辰分守道左叅政
徐君應奎右叅政熊君維學左叅議李君一陽按察司徐君
用檢兵巡兼提督學校副使孫君秉陽兵巡副使黃君時雨
古君之賢海道副使趙君善政兵巡僉事許君國瓚提督
學校兼兵巡檢事郭君子直或臨敵或督餉或紀功雖職不同而皆
運謨略膽才猷竭精思佐石畫皆極一時之選者也公於是檄摠戎

駕艨艟親入海而兵巡孫黃諸君統舟師繼之分其兵為三道一從中出一繞其左一夾其右三道並進而清瀾之賊自見始方突出莫能當以為大軍未必即合可遂橫行也及見兵三道掩至皆失色錯愕而我軍遂出其不意橫擊之屢戰屢勝轉至碇港則遂蹈其中堅為澳黨所謂蔡番鬼陳二老者賊中稱為澳主倚為寇鋒者也而一時皆殲焉則諸黨遂不能支而我軍大呼追擊遂俘斬六百有奇溺死無筭而澳賊悉盡矣公方凱旋饗士而妖賊李圓朗者作馬圓朗以符咒蠱惑楚

粵間而楚粵間好鬼信穢祥從之者衆遂刻符造印祭旗分遣其徒約期日各從所在自韶州起而澳以北皆煽搖動矣公急馳檄授計先其未發勦之不日而俘斬百有奇梟其首妖盡釋所脅從者翕然遂定焉而珠池之賊又報矣珠賊者澳之別黨與澳故相盜犯而犄角者也至是乃大集焉公復搃戎出海而兵巡孫黃與徐許諸君繼之分其兵為四哨大約與澳戰同而珠池賊數與澳則倍我軍乘勝益奮進擊益力故其所摧敗益多遂俘斬一千一百八十有奇合前共一千七百九十

有奇凡公所俘斬處皆漢故珠厓地也此其功亦可想見矣而是役也予獨甚奇焉軍志曰客倍而主人半言必十而攻五者攻之常法也而官兵攻賊則兵易弛賊益熾即以十攻一或猶有慮焉公獨銳然用之以我之一攻賊之十而一者無損十者無遺所謂得全全昌者也其奇一也諺言雖有烏獲不能以一手舉雙鼎雖有后羿不能以一矢殪兩狼言敵多則難為力也今粵適溝允會一賊方弭一賊繼之而公左投則左勝右投則右勝終投則終勝鼓鐘而奏凱者宴不停于轅門露布

而獻俘者使不絕于朝闕其奇二也傳言搏牛之蝱不可破蟣蟲強弩之末不可入魯縞言戰易疲而勝難再也公于澳戰兵不遺力矣而珠賊益倍俘斬益多其奇三也夫兵固貴速馮奉世所謂一舉而疾決與曠日相萬也甚言遲速之辨遠也蓋遲則軍與易乏師潰難繼而賊既數至矣倘不疾決則于彼為樹敵于此為分兵分兵則此孤樹敵則彼衆而持久情見勢格力窮益自敵矣今公每戰則鼓不再疊旗不重褰而如迅雷之驚人無不震衝颺之激草無弗靡蓋七旬而三捷焉其奇

四也古言兵興則糧隨故賊之戕民者七而兵之累民者三其苦均也今公止用見兵給以常餉而兵不別調餉不加益故賊凡三戰費止千緡為粵平大憝除大害而農不廢耒女不罷机吏不叩門市不輟買恬然若無知焉是以歡教震天歌舞亘地蓋善其地既無賊而民不知有兵其奇五也公本儒者敦礼義誦詩書揖讓尊俎間耳而聞公御軍有法應敵甚閒見始而慮終因微而知著策一籌則千里響應計一定則百變合符雖司馬法之雍容穰苴之秘奧無以加也當其時狼鋒數舉

羽檄交至而神色不動起居宴如方與客笑談即席賦咏雖葛相之麾扇臨陣曹公之橫槊賦詩蔑以過已其奇六也然予聞公之始擒二酋也亦有苦心者已非專于為國弗顧其身者不足以任危机非壹于報主弗貳其志者不足以斷大事夫專于為國者古之所謂朴忠也壹于報志者古之所謂純誠也而公忠感天地誠貫日月此其立功之本而天下所不可及者也于是天子喜說自公以下賞賚各有差而公之功常勤在旗常垂之竹帛水無窮矣于是布政司左使張君大忠與徐

按察司同請予言徐則已在行間而張之下車適當飲
至之後然公以其明哲沈毅方于善後有賴焉遂併著
之頌曰昔在周室為中興主南定淮夷北攘獫狁維時
良臣有方有虎實翼王綱是經常武於鑠我皇統天御
宇萬國啟圖四方安堵蠢茲么麼曷足膏斧始烏造逆
宜即醢俎如天之仁宥其游釜匪恩是思維兇斯怙陰
懷叵測陽為就撫為逋逃藪造作樓櫓犯國大禁抗兵
格阻剽攻居民抄掠商賈赫茲王法藐焉敢侮愆不知
畏走死如鶩以彼稔惡如虎負隅恐陷虎口敢撩虎鬚

民不敢指吏亦躊躇桓公為國忘軀正色持法籲
天請誅首發大難亦履危机惟其獨斷以剖羣疑忠誠
貫徹明察幾微萬舉咸當一策靡遺爰整其旅秉鉞誓
師以正天討以布皇威觸之者碎搗無不夷制府崇重
孰履行陣惟公驅車凡三移鎮十乘一臨千人咸奮如
飈之擊如霆之震詩歌三捷書紀七旬既懋其績復合
其辰速往速來悉乂悉平地既無賊民不知兵國之砥
柱粵之干城我思古人厥惟姜召出摠征伐入為師保
惟此膚功曷弗克劬吾生吾公本為社稷將膺寵臨夾

輔周室粵鎮既寧越裳重譯對揚王休永綏方國

淮揚紀功碑董份

初倭寇凡三掠淮揚間嘗是時不過數百人嘗調發諸省兵不能禦剽州縣以十數所至焚燒殺戮荼毒不可勝會道賊別流過南都者數十人轉略千里官軍以萬計皆靡至皆言賊有神不可與閑遠近傳相恐議者曰急矣淮揚重地也宜專設鎮撫便因共稱前中丞李公賢以為即欲平賊非李功不可乃自家召拜李公公至則日夜治戰守備按行伍法置營房校武場造戰艦

數百艘合馬步水兵校之百具咸飭賊覘知不能犯已未四月乃合衆萬餘分道並入一時皆震公馳出如臯與賊遇于白蒲諸將皆言賊初至宜及其未定擊之勝公曰夫戰貴得地今賊方厚陣而我軍未嘗見大敵即小挫難復救矣乃堅壁懸賞約以五日不發一矢而令軍中有敢言即戰者斬賊求戰不得乃益進公因召諸將策曰賊過如臯則諸道必合合則道有三自泰州逼天長鳳泗陵寢在烏道最要自黃橋逼瓜儀以搖南都而梗漕運次之若從富安而東當至廟灣絕矣是吾得

地時也乃以海防副使劉君景韶丘游擊陞守黃橋諸路而身當泰州之衝于是海防等皆稍：勝賊：見黃橋泰州兵盛果由富安東出公喜計得因命海防游擊及沈思學兵躡之戒以晝則稍近使不得休夜則稍却以杜其後務致賊廟灣相與共擊而其時他賊復攻丁堰諸處以分我兵公乃益以陳忠與海防等兵合勢而親提大兵從中疾走淮安以夜半入城賊果如公料次日至馬邏矣馬邏者廟灣近地也先是公嘗調徐邳諸處兵聽用向總督胡公所募山東青沂等兵適遇淮公

因留之郡分中軍馬公為前鋒曹克新兵為中隊青州邢鎮兵為左翼沂州何本源兵為右翼倪祿梅三錫合徐邳曹兵為後繼列營姚家蕩以待而賊始計謂公方禦承堰勢未及前淮安無備可掩至則見姚家蕩兵皆驚乃據高衝左翼公亟麾前鋒橫截其陣賊分為二曹克新貧其中堅邢鎮等攬其左右梅祿等疊出薄之自寅至申聞數十百合我軍憤發益奮天呼震天無不一當百賊不支遂大敗而公所遣海防遊擊及沈思學陳忠等又敗賊丁堰丁堰賊盡絕而馬邏賊得脫者奔廟

灣時他賊復有自西亭犯海安甚急乃馳往揚州督海防等出奇擊賊敗之退張莊又敗之西亭賊又絕而廟灣賊乃以其間得假餘息固守時視師唐公提援兵與公共勦兵小邨唐公以巢堅非可歲月拔捨去公按行知賊據水為險雖有堅巢可計破也乃益具畚鍤多積土平整奮其險撤其傍近屋縱連砲番休繼進賊巢露情見益窘復大敗會霪雨遂遁謀者言賊來酋首八人死者六其衆得遁者無十之一二蓋賊果絕于廟灣云是時公方高會諸將論功搗士罷遣所調兵而七星港

又報有三沙之賊三沙者崇明海渚中始江南嘗盛兵圍之數月弗克籍籍屢勝之勢乘我解嚴來犯氣甚銳上下惶惧無措公獨宴笑自若時曹克新已轉副總兵丘遊擊轉叅將矣公先期以紀賢笑兵隸曹守狼山分中軍等兵隸丘守如臯命陳忠守海門遣楊縉守金沙而檄海防守泰州布列已定賊果由金沙入海防等咸會先整兵舊場一戰勝賊賊趨仲莊追及之再勝又及之鍋團後勝又及之十竈及及之牛正河又及之劉橋劉莊連勝而江南副總兵劉顯者以三沙失利總督視

師二公責與諸將協力又大勝賊潰圍走欲西而公預
調曹濮等兵制其西遂北而我兵兩及之于北輒勝乃
奔唐家堞唐家堞者避遠賊意無兵而我兵復卒起遂
終勝賊蓋無一人得免者自公與賊過三閱月餘凡前
後斬獲四千一百四十九俘七十八奪器物萬二千三
百九十焚溺死數十亦可謂非常絕竒之勲已報聞上嘉悅賜勅褒
賚公再廕子轉南兵侍復轉北海防以下皆連遷有差
海防今代公為中丞贊決公勝算獨多焉公既行父老
思公勲輒泣下議伐石狼山之巔謁繕部胡公文孚遣

使馳都邑以司馬蔣公所撰平倭畧乞予紀其事予惟
公之功不可勝紀顧其難有六曩賊至諸君皆僅城守
猶慮不保公獨挺身迎賊出其外一難公迎賊如鷲之
疾白蒲則如鷲藏灣灣之沒則如張置待兔七星之役
則如網澤而渙此皆據地得利形格勢禁先計後戰如
左券然非一時偶得其便也二難善乎視師唐公之議
曰擊來船一較擊去船十夫來船真倭船脅從來船力
聚去船象分其勢異也擊來船者鋤根消萌害乃泯
滅擊去船則雖勝之民已殘矣其功懸也今公所擊皆

來船雖入境而民不知賊三難夫戰勝之後方當休兵古所謂強弩之末極衝風之末不易再舉而三沙繼至屢戰屢勝四難自有倭寇即資狼苗諸兵公獨謝不用軍興以來多奏請不貲餉公獨特常額不加兵少而強費省而士奮五難予嘗從公游見其談道德論性命究極指趣雍容儒者也其持身凜然立準繩為世模楷及其環甲胄冒矢石呼吸瞬息不拘故常臨机若神自諸老將皆以為不及乃知道有變化學有本原其所得深遠矣此其尤至難者六也予覽觀古今未嘗有無事之

世幸而有其人則捍大患弭大變世難息而天下安否則變成患極一隅而四方起治亂所由可畏也茲賊擁萬衆入非公要擊之則陵寢重地南都根本漕運國計一搖豈小小哉而淮揚間前事可勝言哉是宜有紀昔周伐淮夷詩人作雅唐收淮蔡韓公作碑以其關當世者大也主上神聖威武遠邁周唐而公適成功此地蓋數千年間三見而已宜有作者以附于常武之義平淮西之文予非其人而不敢辭也用勒之信石垂之後來使有所考焉公名 號克齋江西之豐城人

賀督府吳公平二源序 林大春

昔蘇子著御將篇自竒其言至騏驥之喻歸于養之備
貴之極而後得以盡其才也蓋古之人君所以奠安疆
宇威信蠻貊者用此道也廣之者曰匪獨主人也人臣
之賤亦在御將儒者莫得其指以為人臣奉命宣力于
外而將者亦天子之虎臣烏從而馭之也曰不然臣者
心膂也將者爪牙也以心膂而運爪牙苟御得其道靡
不濟矣是以古之大臣必托居之權以御將人君必重
大臣之柄以集事故能得至于成功而不廢此漢高祖

文帝所以交制海內之術也假令當時韓彭絳條之徒
而不得其人以馭之是項羽不必亡諸呂不必誅吳楚
不必破也夫俞將軍者今之所謂宿將也彼其發軔交
南樹功浙直馳驅塞外而徘徊于章貢之間常高視濶
步以為世無復有文終曲逆其人者出焉無復我知而
我自結髮起行陣用兵且老矣宜無復用此拘：為者
豈知大司馬吳公出鎮粵西首疏辟之請移將軍：于
潮州責以平倭事已而倭奴平潮人三載不為倭苦者
公本請移將軍之力也其後廣惠英詔諸路時復有羣

盜竊發雄據鄉縣延蔓數百餘里版圖戶口幾不復為
我有甚者建官偽置至不逞矣于是公復上疏發兵誅
之分部既定公因與諸將計曰公等分道擊賊乃賊之
為備甚率有警急其勢莫相為援非公等才不足地形
殊也今必擇為大將者一人以統之計無如俞將軍者
于是眾皆許諾而以河源兵屬將軍當是時將軍方以
海寇首首未得朝論紛紜乃公獨慨然上書爭之以為
此人可將別將而別將不能將一軍也于是將軍愈益
奮誓必平賊以報戲下俄而河源捷書果至將軍請以

百金賞壯士公從之乃盡徵其兵為龍門從化之援皆
能與諸將戮力同心以次俘獲首首斬鹵甚眾而英源
之兵亦從間道東與將軍兵合因用將軍策夜下賊壘
數十^所浙二源悉平當是時有詔罷將軍歸然而將軍猶
在軍者寔以公知己故欲報之于夙夜也嗟乎若將軍
者亦可謂知所事矣彼其有感于公之舉也而始^終變不
變必欲成其報公之志吾不知公之所以御之者何如
矣倘不啻如蘇子所喻已乎不然何以得此于將軍也
方將軍之功未明身^且歸第矣而公獨以身任之將軍

亦知公之不負已也故竟得以畢志于二源之後而不
去此非公見之明計之定感之深何能至是吾故曰人
臣之職在御將公之謂也夫平倭之捷將軍方復用信
者未哀而任之其成功也易二源之役將軍方解綬疑
者頗衆而任之其成功也难若公蓋可為難矣昔者韓
公啟鎮于此特引副將歐信為冠軍大破諸蠻于藤水
近時尚書翁公之在宣大也以得周總兵尚文故累收
雲中之捷由此覲之方今天下南北之事亦在乎知人
善御將而已矣然則今日登燕喜之堂而歌方叔召虎

之勲者舍是亦何足為公頌哉

賀兩廣總制劉公蕩平廣西十寨序 林大春

蓋五嶺之外百粵以西其地多谿峒山絕巖險其在龍
城象郡東蘭上林之界尤為阨塞要害爰有巢穴是曰
八寨繁瓠氏居之寔繁有徒尔乃蜿蜒伏蟄合萬為一
散而為萬聚而為十猛獸毒蟲一呼叢集用是勤于我
師我師奮擊大破之捷聞有詔嘉鎮臣少司馬劉公功
因下廷議所以宣捷事于是禮官上言按令甲四方撫
鎮奏報俘酋功次非大捷不得傳宣致告重國體也惟

茲十寨世為邊患盤據萬山之中聯絡千里之遠以虔
劉我人民荼毒我鄉縣至不逞也往在先朝故都督臣
現嘗合圍困之矣而卒以撫罷兵土酋岑瑛諸猺所畏
也僅獲百級而還惟故新建伯臣守仁師自思田旋攻
之出不意迺克底定願其斬馘不越二千建白未竟施
行以故歷歲滋久復爾生聚以有今日今一鼓而蕩平
之功以萬計此百世之伐也誠宜如故事宣播捷音君
臣致賀仍乞遣官祭官告郊廟以彰寵靈得報可禮成上
迺錫公及總帥將吏而下金幣有差于是海內搢紳謂

公斯舉也有新建之遺烈焉而遭遇盛典則過之其時
東郡守吏二千石咸有微言以侈其盛而潮州刺史張
君某則以言屬之林子林子聞而賀之有問者曰竊聞
之西粵之寇所在而是十寨雖雄亦為寇耳曾曷與于
全粵而子乃獨賀何也林子曰迂哉子特未之考耳夫
吾省之有西粵也是輔車唇齒之勢也諸猺之有十寨
也是新建車軸木根之喻也故自戊子一創粵人亦幸
有寧宇矣乃頃歲以來不能不興古田淶水之師者則
以此賊復生之故也假令失令不除雖日與諸巢從事

譬之伐木而弗拔其根摧轆而弗折其輻也勢不至于
蔓延不止此充國之所以破先零而孔明之所以擒孟
獲也則亦安得而不為兩省賀雖然士幸而生逢明聖
親授節鉞出師萬里僵尸流血海嶽為之震蕩三光為
之薄蝕此固大丈夫得志于時者之所為而豈其心之
所欲若乃際會風雲身依日月口不談平湖之事色不
動破秦之烈而宇內晏如如蛮烟景滅移風易俗使天
下回心而嚮道此則大臣之致意者公寧無懷于志邪
余竊為公願之矣是年秋又會有河源之役河源平詩

云薄伐獫狁蛮荆來威此之謂也

賀督府張公平逆奏功序 林大春

潮自逆璉倡亂荼毒生靈海濱所在盜起其鄉邑流移
破滅者不可勝數山林草澤亡命之徒靡然從之于是
負險稱孤分部置屬東接倭夷引甌粵徜徉于江福之
間諸路大震于是墾野積儲閉關通賈南絕潮糧道而
又象石為城煮海為鹽銷鉄以造兵器而反形成矣當
此之時羽檄旁午道路訛言吏莫能禁而璉又以虛文
妖書徵禮傳士以熒惑愚民愈搖動迺督府大司馬

進賢張公寔奉命往征之以嘉靖四十一年四月移軍潮州先是師過潮陽有上書戲下言便宜事者因言賊衆甚未易與狀公咲曰予奉命從諸將擊東南反者吾知以順討逆衆寡非所論矣聞者驚服後一月果得璉及其偽將伯宣雪峯而下凡若而人餘党悉平公乃宣喻本朝威德以勞將士而填撫其人民乃大悅林子曰嗟乎公之此舉也非獨以戡禍亂也蓋亦有正人心之功焉我潮在昔為南越故址其在漢全盛時趙佗猶雄據一方以妄自尊大陸賈操筆緩而說之僅乃稱藩

武帝元鼎中越相呂嘉反殺漢使者至勤江淮以南十萬衆遣樓船六將軍伐之大會兵于番禺踰年而後獲嘉夫以陸坐之辯而不能使越人之知有漢也樓船諸將亦雄矣至其所建功名乃僅以一嘉故然而史氏書之以為美談而今公乃獨馳嶺外親秉節越以與南越從事不旬月而克平大憝廓清海隅日出不知後之論者于漢何如也方璉等之未就擒也人心洶洶以為必不可得方覲望焉以徐俟其定而彼亦且自以為莫我誰何豈知師未及陣乃一鼓而擒之使人心曉然復歸

于正此五帝三王之師所以無敵也假令當時公不慨然以討賊為己任稍徐議之而彼因得以有備外與諸寇連和趙佗呂嘉之事豈足道哉于是潮陽學傳劉子綬蒲子世麒與其諸生鄭某等聞而請叙其事以為公壽且將列之學宮以俟來者得以考焉林子曰始余蓋與公論及王陽明先生平江西事嘗竊有感于斯時之難云夫江西之後事既出于便宜而功復成于獨制乃今公之此舉也則不然矣權分而制遙非大勇其孰當之若夫明大義以正人心謂非仁者之心不可雖然公

固不自知其功也方歸其德于上而讓美于公詩曰公孫碩膚德音不瑕蓋古之大臣用心蓋如此

記張僉事龍門之戰 林大春

張僉憲名時字宗易保定易州人也少與楊太常繼盛同學楊兄事之嘉靖中先後舉進士楊拜南京吏部主事稍遷員外而張君方待次公會北虜入寇長驅薄都城中京師戒嚴君倡言于當事者請與虜決戰時不能用虜退復來以入貢為名大將軍鵞上言請令塞上得納胡馬因稍易以繒帛塞南侵之望詔許之其年楊

適入考調兵部客于張君所遂草疏劾馮誤國不道以稿示君：曰此疏正不可少第必無聽如聽之將令為之當誰屬乎楊曰請以屬子某有死以報國而已君勃然作色曰丈夫死必濟國家事豈徒死邪因私往見陸太傅炳說曰大將軍議開馬市楊員外以職事宜言主上幸而見原大善有如聖怒不測使漢有殺計臣之名為夷狄笑窮為大將軍不取也此其責宜在太傅太傅深然之及疏上下楊繼盛詔獄責問坐謫邊尉得不死後歲餘馮伏誅楊復召還兵部甫至京十九日又坐

劾奏嚴氏父子事論棄市先是楊既之邊君亦尋以憂免至聞楊召還諫死獨恨弗能救又復自念業已往即救俱死無為也因為之發喪于易水之上而服焉且為力存其後或問君與楊子異乎荅曰昔者伯夷太公兩人者同歸周豈其志不同哉然而孟津之會尚父鷹揚夷齊扣馬彼固各有謂耳其後六年丁巳服闋補刑部主事有詔令大臣各舉才堪邊寄者以聞于是九卿中三疏薦君調職方主事其年奉使徵兵入衛西自秦中還上邊事因言故將某：可用從之己未遷員外郎尋

出為山西按察僉事備兵獨石是時邊戍久坐倚倚客
兵為援其寔首鼠伏匿不敢戰所過騷然不寧邊民若
鳥君乃始請罷客兵復屯戍稍益壯士募教練之久之西
北傳舉峰言敵人黃台吉且入寇君私與部將計曰敵
入必掠龍門龍門者宣府之右臂也龍門失守彼必乘
勝南下逼近紅門此其為患不少乃自選騎卒得七
百餘人趨援龍門俄而兵果大至凡數萬會日暮分屯
夾道為營長可數十里君復私計曰兵至不知我有
備且賊雖衆屯夾道狹難聚聚可掩擊也因出死士

數十人夜襲虜營中大亂首尾不得相救盡獲驃馬
牛羊以歸台吉聞之大駭黎明悉衆來攻龍門君令集
民間車環以為營以五色綵繒畫龍文衣車上出城中
老弱守之而以精騎自將而前與台吉戰大破台吉兵
于龍門之野我兵銳甚往馳戟入敵壁斬騎將騎墜
輒刺殺之有禦敵者謂台吉言我累歲盜邊莫能抗今
若此因憤不肯退及遙望見後車畫五綵龍文勢甚
壯望之如山業思為遁計適城中樵夫為敵所得問得
虛車狀虜乃大咲復奮我兵猶殊死戰不可敗相持至

暮所擊殺無數我兵死者亦數數十人敵因罷去卒保
龍門林子曰余觀張君所將破虜士僅七百人可謂壯
矣豈李陵所謂荆楚之奇材劍客勇士邪何其能以少
擊衆如此也往余在京師客從塞上來為余言張君陣
龍門事甚備余故悉記之大抵君平生與人忠遇事智
見義勇其待士也嚴而有恩臨難不避以身先之此其
所為能士^得士之死力有以也論者謂其輕寡謀致顛越
于我師又却客兵不用以至無成功竟下兵部議坐貶

重建東山靈威廟碑 林大春

有唐忠臣張許二公死節事在睢陽睢陽祠之舊矣潮
陽非二公故所經理地也而必祠之者按舊志宋熙寧
間軍校鍾英以郡遣入貢京師道出睢陽禱于双廟其
夜夢神告以遺像处命之歸祀于東山英心異之及抵
京竣事過過廟如神指探寢殿筭中果得十二銅像二
銅輓以歸置于東山之東岳祠時有玄旌見其上旁寺
驚怪不安請移避之有司因立廟焉事聞封二公王爵
賜廟額曰靈威潮之有廟盖自茲始其後二百餘六十
年元之大德十一年也縣尹袁天漢始與前進士趙嗣

助倡義鼎新之說其劉山長應長碑記又二百六十年
為我明嘉靖癸亥廟燬于兵越二年而潮州節推鄭侯
良璧者來署邑事復捐俸重建焉其年邑人林子適自
睢陽至因考睢陽廟祀位次自張許二公而下祔以雷
南姚賈凡六人蓋詳之也而吾潮則特祀二公繼增雷
南者義起也今新廟像設二公與雷南而不及其它者
仍舊也廟制雕鏤金碧之飾視舊略為渾朴者費省而
不及民也廟庭從以鍾趙及生祀鄭侯者不忘其初從
民欲也則記則林子為之鄉先生志也林子曰余曩嘗

守睢陽親弔二公百戰處為之低迴而不能去至詢及
二公託夢來潮事則故老已無在者或謂昌黎韓公當
時嘗持正論以闢朝議後坐諫佛骨謫潮人祀之故
二公之來以韓公所遊寓也天順間夏嶺為亂長驅且
襲潮陽既入界遙望見城中車斨火炬甚盛遂不敢進
乃者倭數內侵少年輒乘城罵賊為首鼠而走又漳
寇乘虛夜繼入城為翁別駕所破其賊眾眾嘗自言既
入城即手持鉄尺不動長老相傳皆謂二公之靈致之
癸亥之春倭復大舉數萬薄城下以雲梯十道先登鄉

兵莊七等奮擊死之賊兵大敗願獨恨欲坐我困又復造為臨衝之車以圖復舉未至客有被虜者迺從賊所射書城中言擊車法甚具且曰賊圍潮陽且兩月不下彼意亦欲遁耳第竊聞之賊中言往者來寇嘗有二神人現今望之蔑如矣意者神其不護此邦邪此乃所以久而不去為今之計莫若禱于双忠之祠請夜見焉不則迎神于城以明為神或一助也書至父兄豪傑皆疑以為賊間謀且嘗試于我余獨謂此若有合乎兵家用詭之說者從之便于是與衆禱之復為二公遺像

夜出城上賊望見果大驚既又稍用其法連破賊車于城西南于是倭夷始有遁意矣會賊中有偽降者陽為兵向賊寔持城中陰事以與賊且幸不去為利賊乃以千人積薪累城下厯晝夜高可二丈許城中危甚莫知所出父兄豪傑皆用宜用火攻會是時日暮風起議未定復如祠卜禱之請得反風頃之火下薪燃天果反風火大熾鼓噪聞數十里我兵從城上望見賊棄營走所射殺焚死無數明日果遁去其英焚如此世謂二公在日死守睢陽屹為江淮保障唐人得之以濟中興而不知神

遊千百之後猶能显其靈異以保我海邦如此也則夫今日廟貌之重新亦豈偶然之故哉初潮之被圍也兵火相接者彌月遂及于廟及鄭侯至首謁行祀而有感焉即慨然以起敝更新為已任士民間者莫不慕義輸金協力以佐工作蓋至是而東山新廟告成侯因樂與卿士大夫登覽而賦之其年乙丑秋九月距經始纔三閱月耳所謂不日成之者非歟辭曰於穆双廟爰始睢陽二公是祀歷宋而唐功存一代神遊八荒鍾君乃夢至于海邦旆彼玄旌不显其光戶厥禪居以慰神栖天

子聞之賜爵執珪世代更易歲久而隳邦有賢哲趙公令儀作廟翼：是亨是宜明中天祀典維時威靈有赫剪彼潢池天運維艰棟宇山頽會朝堂構忠魂是依云誰之功賢侯戾止明：我后化隆風紀明禋匪懈下民是庇勒此貞石永垂奕世

梧州鎮城改建瓦房碑 林大春

梧州為東南重鎮寔兩省冠裳之會三軍所出四民聚焉然其地僻在西鄙非通都大郡其俗尚簡朴無高堂華屋之觀蓋自官府學宮之外率多竹戶以蔽風雨每

間歲旱烈輒焚燒數百家俄頃而盡居民常望見火熒
熒從屋脊起遂謂天災莫可幸免已復結竹環居如故
以為常歲嘉靖乙丑六月城外大災其明年丙寅六月
又災于是藩臬二使者患之因上書督撫兵部右侍郎
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南昌吳公自言奉職無狀弗能
宣揚德美致召天災殃及于民宇下用愴戚請與吏二
千石而下痛自修省以回天譴因發倉賑梧之被災者
不勝皇恐待罪是時以吳公適以上命東征二源先移軍
于端州書至公方勞師軍中為輟食泣下言我以東兵

之故而遺西鎮黔黎憂雖大夫自引咎乃余罔豫圖其
亦責之辭遂可其請且移檄鎮中召父老而論之曰頃
余乃弗虞尔等弗戒因燔于尔宮余甚憫焉雖然火
作不于秋冬而于盛夏此非必皆天災也其居使之然
也夫滄海之舟雪山之騎昏夜索火必無與者使童子
操竹而磋之則其火立熾由此觀之竹以致火亦明驗
也而梧之民乃往々折竹為椽編竹為戶上棟下宇匪
竹莫須環城遠近鱗次而居井灶相續寢爨其中日氣
下暴地氣上蒸欲求無火不可得已故火之起自屋脊

也寔暑盛竹熱極之所致也而反謂為天災不亦誤乎且夫憚費惜勞而安于陋習者賈豎之守而更化善治移風易俗者聖人之事是以豳風陶穴亶父契龜陶唐木處神禹鑿龍故秦伯端冕以化吳仲尼絃歌而治魯凡以承天之道相地之宜貽斯民以久安長治之術者也故民罔携志士習安焉子孫世守以勿失然後教化可興而風俗可同也今梧人不寤乃欲為一切目前之計以苟歲時卒有不便于已即委而去之視棄其居如弁髦然甚非所以示民不遷之義也其令民自今皆

易竹廬為瓦屋力不足者官為資給助之能以義倡為凡民先者旌之有不如令者罷之甚者籍其地而墟之于是乃發密戍千人命中軍監製甄瓦累數十鉅萬資貧民所易取令藩臬使者以意行之行之郡縣五閱月而鎮城外內居民無復敢為竹舍矣君子曰觀于此而知王政之及人至易也其澤遠矣禮樂其可興乎初公令既具或謂不如令之罷罰至墟其地不已重乎公曰不然正犯之難犯耳至是功成果無犯者其年秋二源平公且還鎮往觀之會有詔召公入贊机務尋復召還本

兵于是士_民爭赴郡請紀其事曰公之惠我西人者亦多矣靡得而悉記也不動聲色而遺我西人百世之安者亦大矣不可得而聞也無已則請以前事識可乎太守許諾更請于二使者二使者謝曰是誠在我顧我愧罔以贊公其何敢辱之太守曰夫六月之災惟使者幸聞之今日之役亦惟使者幸教之願使者勿辭于是二使者揖讓三反而太守而下與博士弟子復三過之然後迺始采掇其文而為之記使者謂大叅劉君子興與僉事林大春也而記即大春為之明大叅之讓也太守

為誰晉江丁君自申也自太守而下若同知柯文紹通判陳紹文潘仕雲推官李佐蒼梧縣知縣海鵬則均之與有經理勸相之勞者其辭曰於皇我明德覆六合翼翼蒼梧雄鎮是作宛彼江流賓族雜沓民亦繁止修篁是托四月維憂六月徂暑連衽成帷揮汗成雨炎蒸載臨烈炎為災使者陳辭爰告我哀吳公曰咨：尔羣黎禍匪自天厥廼自貽我圖尔居陶瓦攸宜曰止日時築室于茲乃資尔財乃佐尔力庶無後艱以永今夕百工趨事庶僚祇式一勞暫費其究安宅於惟我公澤並洪

動潛消默運大造我民禦灾捍患尸祝戶陳君子萬年
正是國人粵稽史籍伊誰配矣夏禹不作民魚鼈矣齊
微管仲吾左袵矣方公之功誰今古矣千載穹碑卑漢
水矣

平蛮碑 林大春

皇帝受天明命誕撫多方威靈震于殊域德被方夏上
覆飛鳥下及牛馬以至日月所照罔不賓服其鳴鏑射
鷗之長雕題露紒之國獻琛納款奉職貢于朝者不可
勝計况乎六合之內五嶺之外職方所載又惡敢有越

厥志惟是深林大澤之中時有藏垢納汙負險為固以
苟活于戴履者有司者御之失律遂用不逞以魚肉我
民迺迺大困于是夏官尚書按圖籍覈戶口之數上書
闕下謂南有揭嶺自秦屬南海郡故稱沃壤編戶之民
採山為茹釣水為食至終其身老死不知兵革吁：喁
喁日蕃以息乃頃者守臣言田疇多蕪穢不治人靡寧
宇力異其外膏塗草野血流川渚蓋已十喪而五矣推
原本始則以黃巢石磴大節諸寇積歲為之蠹也柱嶺
之屬是為古田亦桂林象郡之粵區也徃自先朝縣沒

于賊竊據垂八十年吏議棄而不守以為彈丸黑子之地不足以煩中國也而或者又以時屈鮮任事不貳之隸為解至置盜府庫戕大吏之罪而不問臣竊傷之夫丸真內附珠崖外逆斯往事得失之明鑑也惟我天朝幅幘方數萬里咸正罔缺奈何遂棄右縣于遠以業蠻夷臣愚以為復之便其嶺東黃巢諸寇並宜掃除以清北戶詔之也因特置廣右撫臣以新安殷公正茂為之而以兵部左侍郎南昌李公遷節制度兩廣軍務兼撫東省為罷東省撫不設云先是兩廣頻年用兵而議者謂

莫至于右田及嶺東諸路迺先後鎮巡諸公與夫境內播境紳先生之在都下者咸以為言及李公到鎮復與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公惇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李公良臣疊是申明之至今本兵乃立內主其議以贊于公因得以便冝從事以隆慶四年夏秋之月始事于轅門下令曰今日之師奉天伐罪將以禁暴止亂以惠安元也諸將吏從東西行者有進無退其不得賊者無返有用命者罰無赦于是東師則以遊擊將軍誠立將長樂之兵按察使張君子宏監之以叅將濠將程鄉之兵

副使江君一麟監之以總兵成將潮州之兵僉事楊君
正監之而以成總其事專理糧餉及記驗功次者則參
議君君天琦也西師則以遊擊將軍山都指揮僉事龍
都指揮僉事國賢將恩管風門蓮塘之兵參議龔君大
器監之以左參將應甲右參將世科將三門龍坑之兵
副使鄭君一龍監之以署以指揮僉事鳳翔將都狼將
兵副使應君存卓監之以副總兵崇文將搃甫之兵副
使邵君惟中監之而征蛮將軍俞君大猷寔總其事總
軍儲及分理糧餉紀驗功次者則左布政使郭君應聘

參政柴君涑僉事金君柱也當是之時興師十萬飛
芻千里旌旗蔽空烽烟相屬蓋已先教而奪人之氣矣
迺公復往來于蒼梧興慶之間相度机宜指授方略羽
檄交馳朝聞夕發于是破鳳皇涉潮水斬西賊渠率黃
朝猛韋銀豹等以殉得村柵六百五十五外降人卒數
千斬鹵一萬有奇東攻黃巢擊石磴襲大節生擒賊首
蘇繼相曾魁杜高山等誅之尋又乘勝出奇南是東坑
斬獲曾朝元等于海豐之界破巢五十斬鹵三千其墜
落巖塹堙塞谿谷中死者無算蓋自兵興以來甫決旬

時而羣兇授首古縣克復其在東則張憲使在西則俞將軍二人之力為多論者謂其有伏波樓船之遺烈烏師還李公疏上諸將吏功次詔加爵賞有差于是張君迺以李公之意遺書林子請紀其事林子曰予曩蓋備兵蒼梧古田之後後吾其與聞之若夫揭嶺之捷即今之得于睹記者甚詳諱可以不文辭曰於惟明德既成武功統一宇內六合固風奄有百粵遂荒大東桂林內拱南海朝宗馴至中葉運撫熙隆古縣淪沒蛇虺為宮亦有妖氣近集海邦如鳩斯啄如鼠斯蹙我皇嗣統軫

念遐荒司馬叩閭義激中腸天子曰咨爾封疆念我舊址幅員既長云何不予恣彼猖狂錫爾節鉞我武維揚既敬既戒羣醜于襄臣拜稽首帝命肅將敢不矢心告成于王東征西怨大旱虹霓糝十萬霖雨三時驍驅電發相檄星馳方畧指授廟筭神机更有同心共濟艱危曰惟憲使南土是依矯虎臣料敵出奇千騎萬旗談笑而麾一朝克復久陷城隍殲厥渠魁脇從罔治黃巢大節以次芟夷豐狐授首狡兔魂飛西人欢呼言歸故園自我不見于今抱孫東人悲辛有赤其村載芟

明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一 平九絲碑 林大春
載柝豈我思存於嗟明德覆育元、無志遠略永固雄
藩於今始成嶺外乾坤皇心悅豫湛露鴻恩將士戮力
其膏靡屯臣拜稽首天子萬年四夷賓服昭格于天崧
臺之陽瀧水之濱勒此貞石敢告籌邊

平九絲碑 林大春

今上龍飛改元覃恩八極乃眷西顧底清梁益于是西
川守臣御史大夫曾公省吾祇命惟謹既廣德意柔遠
寧迹迺窮覽其山川考稽圖誌周爰咨諏及于荒夷惟
時西南之夷宅彼戎鄉倡亂稱王號曰都蠻流毒于江

陽叩燹之間幾世易矣彼其據九絲以為城恃天險以
難升而輔以都寨翌以凌霄自秦漢而後弗能殲也迺
在先朝屢勤將吏師出罔功願愈益熾于是前守臣部
使莫不疊上書請與西南夷從事者有詔悉聽便宜行
之至是御史大夫乃以疏聞因下巴蜀檄諭意曰明興
二百餘載德被群生風行區外皇上御宇六合一家自
彼氏羌至于北狄莫敢不來享雖虞格有苗周服獫狁
弗盛于此矣乃茲匪茹負險為固下贖坤靈上干天
紀予其敢緩予不赦之誅咨爾將士暨爾黎庶尚其與

予同心克清大憝予敢弗敬以忝于百執事惟百執事圖之乃與鎮西將軍都督劉君顯及潘臬大吏二千名而下以元年春三月大會兵于捷為之郊其年夏五月朔克凌霄城下之虜蛮王以歸我兵乘勝長驅遂薄都寨以六月既望龍襲破其巢因遂進攻九絲既踰時乃下獲寶鼎二諸葛銅鼓六十有四敵俘闕下上嘉納焉先是凌霄捷至御史大夫與劉將軍計曰賊據九絲以凌霄為東藩都寨為左臂撤其藩而不斷其臂非長策也及都寨既破乃分兵為五以克九絲而以劉將軍之兵

衝其西故將軍郭成擊其南故將軍安大朝等繞其東叅將張澤戰其北故遊擊將軍吳繼祖等扼其西南與劉將軍兵合號連珠營近蠻場禾稼方登我兵因之為糧既飽而嬉會積雨屯霧賊守愈固我兵稍却持之賊謂兵備弛可以縱矣又會夷俗賽神因大醉謀得其狀諸將從帳中喜曰此可擊也乃夜令傳箭我兵冒雨攀藤懸崖而上至明斬開而下諸蛮大潰九絲遂破時其年九月九日也是役也凡克寨若干擒王若干斬酋五千有奇其墜崖落壑埋塞川谷者不可勝計拓地至八

百里牛羊積聚金甲之屬無數蓋自通道渡瀘以來西
征之烈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初劉將軍以他事坐論當
奪將印御史大夫乃言于上謂將軍久事西南宜可使
過又故將成大朝俱嘗効力西陲乞勉留共事誅之竟
以成功至是御史大夫復請如滇南沐英交趾張輔故
事以任將軍及條具建城置守扼險通道設官分戍恤
民興學等十事上之又請易戎縣舊稱以絕戎心俱得
報可特賜名曰興文于是侍御龔公懋賢以代巡至嶺
南問述全蜀士民之意又故相大學士趙公貞吉所為

平戎詩序示予而屬予為記功之碑其辭曰奕々梁山
作鎮西蜀惟王建国分為藩服產彼戎羌乾坤並育豈
伊異心匪我斯族憑阻為昏高旗大纛歷代逋誅徒滋
焰虐嗟我先皇軫念邊陲羣臣獻計請事西夷我皇嗣
統益隆撫綏天語丁寧命將出師鼓未成列首下雲陣
擒王斬帥薄言旋歸繼鋤險寨孤壘岩堯九絲壁立颯
如風飄野無遺寇千里蕭條云誰之功曰漢嫖姚朝息
狼烟暮收鼓角秋獵春耕牛羊露宿嚴城置守設官建
學成聚成都家給人足伊誰之賜御史大夫忠比諸葛

檄似相如三年通道五月渡瀘鳴金列鼎丕著禎符亦
有雄才為賦蜀都天子樂胥賞延于世身歸于朝將留
于戎右縣更新易名今制歡震巖谷澤流荒裔戎運告
終華風永固孰啟斯文欽哉命使勒此青城永光白帝
平都蛮傳董份

都蠻者古西南夷自博望以筇竹造端唐蒙以筠醬間
道遂出牂牁臨巴笮建越雋啟沉黎地乃入中國然道
遠險險武帝擄二方而始通武侯亦七擒而後服蓋桀
獷數反覆唯制所從來久矣明興設縣置吏蛮屬版圖

居封城而或服或叛凡遣將十一征其最大者至遣大
司馬信襄城侯瑾提二十萬衆調省省兵費鉅億計始
亦嘗震疊而後稍息息弛扼陔四年師老力詘强弩不穿
魯縞竟不能薄其內城而還蛮遂有輕軍吏心積久益
睥睨僭號自擅諸王稱者數十人嘉隆以來益恣數擁衆
剽掠叙瀘六縣間縱燔燒逞禽獸暴虐屠戮者不啻萬
數剗孕婦槩嬰兒以人命為戲慘不可言部使者數以
聞而當事者畏難則皆以撫為解蛮亦詭撫就利然撫
令未徹于夷界而蛮鋒已警于蜀郊矣及魯公為大中

丞撫蜀乃奮曰古稱鑒近事戒前轍今蠻數撫數叛近事失而前轍覆彰、著矣而猶欲為撫是為委肉餽虎抱薪焚祇資其燎而助其噬也夫一夫不獲仁人所隱今六縣荼毒萬姓哀號遠近憤然天日為慘固有人心者所不忍也而計身以避難緩賊以滋禍將謂民何且蜀三面邊夷輔車相連地壤相接犍燹既震岷嶓必搖樹撼者本傷肢病者必^感未有六縣不靖而全蜀得安者此固疆圉之大計也且今八荒效順四海晏然者以有法在也蠻以小夷隸屬邑而僭王不問首亂不誅

叛逆自如禍釁靡已豈治世之所宜有也乎此固法紀之大防也故正法紀所以尊朝廷保疆圉所以衛社稷此人臣所當力持以身殉者也乃忼慨請必征焉而必知敵情識地利審險易虛寔得其要領因與將議計曰夫蠻據九絲怙天險而以都寨為左翼凌霄為前障自謂鼎足不拔之勢也然法有攻瑕有困堅攻瑕者乘其^日困堅者奪其援乘其易則敵不及救奪其援則莫與共守此形格而勢禁者也今誠先取凌霄以撤其障、蔽闕則堂與孤繼勦都寨以剪其翼羽翼折則巢穴喪

九絲如拉朽矣此固賊天亡時也疏遂上先是元輔張相公數以蠻當征而難其人願獨注公謂辦征蠻者非公不可及見疏知計所從出乃掀髯起曰嗟乎有以哉吾固知其辦此也斯所謂虜在目中而玩蛮于股掌之上笑因貽書勞苦公曰甚善旦暮當捷然奉橐鞬稟韜畧奔走以成公志者必大將劉顯而郭成其次也顯來髮與蠻戰著名蠻人言顯輒震懼而成父被賊殺仇不戴天而勇故可用公留意焉又曰夫戰當以蠻攻蠻而尤當以仇攻蠻六縣之仇蠻深矣因收之宜效夫兵無

常形戰無定變善之者出奇無窮茲若以大兵屯堅城壓其重而別以死士從間道持其虛此亦制蠻一奇也公得書與意合大喜會昱以閩事被重劾公遂疏以臨敵忌將將而用人貴使過屬征方始昱振厲常冠鋒其所摧敗功足暴足下而閩地遠事久不可知宜稍濶畧收拭之昱遂釋復用而公以昱才可操縱使也數面諭數以劄諭諸所慰籍如春煦而時有督責如霜嚴昱保煦得矢心感而嚴則痛哭懼彼賴公保持而又感且懼不能不為公捐軀矣其加意善鼓舞人如此而成故摠

我以論廢乃不待請而即起家為劉副焉其越文法亟拔擢人又如此公左提右挈任二時專轂而益置安大朝劉澤等諸將為偏裨人當其才俾盡力而奢効忠者重地宣撫大快也與安國亨世仇殺相特公乃檄效忠以當敵而牽國亨以制仇効忠無後憂遂率數萬人前進焉乃益拊六縣弔其孤募其勇敢激其憤使子報其父弟報其兄人各為仇人各為戰如是者復得萬人兵益振矣而公猶慮將士怵前征之難尅狃近撫之苟媮志惑而銳沮也乃坐幕府開轅門大諭以前後十不

同之說歷數百千言因復忼慨曰夫人臣臨枹鼓則忘身衽金革則爭死忘身者不反顧爭死者不旋踵古之義也幕府受命膺斧鉞以誅叛討賊為職誓滅此朝食方有以報天子義不與賊並生敢有狐疑持兩端惑眾者殺無赦敢有首鼠進退沮軍者殺無赦幕府惟是斧鉞不敢專亦不敢貸尔眾勉哉公忠義激烈一軍無不變色易容壯者裂眦髮指弱冠者聳甲持戈躍皆奮矣而公益重購鼓敵愾懸數萬城下幕先登犒令日益申督戰日益急而公親移營亦益近將憑戰現戰焉士遂

益奮而顯挺身蒙霧而冒矢石振臂大呼陷陣而成與諸兵繼之果如公本計先破凌霄踰月破都寨再踰月布十餘壁為連珠營徧九絲下適積雨阻攻蛮亦恃峻死守會九日蛮賽故重賽而是日晦冥雨益甚謂不能攻也且守疲聚聚飲大醉显詞知之密令所將將統勁卒千以夜半銜枚攀懸縲縛危堞斬重關直入蛮大營帳內蛮皆醉卧者寤起者愕我兵乱斫如刈麻須臾斬營中人畧盡夜漸闌成亦率衆隨至而朝與澤及諸將繼至奢兵與六縣兵及諸官兵皆大至鼓譟震地攢矛

戈橫擊勢若墮城分斬諸營亦立盡間有逸者显復遣將追獲之都蛮遂平人皆言諸葛公以五月渡瀘而公亦以五月大舉裴晉公得李勣以夜半乘大雪入蔡而公得显亦以夜半乘大雨入九絲古今忠賢智謀勳烈相類有若是者亦奇已是役也僅數月而摧兩重城踏數寨剽數十百小壘縛首叛虜王名以下三十六人擒斬五千隊屋竄死者無數築鯨鯢京观傳懸葉街除千年未滅之强夷收明興十一征未有之全捷洩萬姓慘虐之憤弭全蜀百城之憂振天朝三尺之法而適當

天子御極元年明四海八荒底定之兆肇億萬載太平之基斯亦甚偉矣公因獻諸俘馘并以所獲古丞牛寶鼎諸葛名彭淳于彝器凡若干以進附周白環楛矢之義天子大嘉之因肆類上帝禋祀祖廟荐功典器告武成焉而公與昱等晉官加廕有差云是役也拓地五百里闢良田二十萬招蠻人數千授耕而度地制中立城建解鎮以大之將軍憲臣所以防微杜萌控險壓阨者備矣而上又賜我縣名崇文置學師弟子蓋化逆為順用夏變夷而兵始如雷霆繼若時雨亦誠有先王之遺意矣

予曩承乏史氏身雖退數好紀當世勲業雅知平蠻事甚奇而許使君者嘗為蜀令以才畧選行間親覩事終始茲使君以侍御轉浙臬與予言甚詳予因得備著之至是曾公以中丞屢遷至大司空矣史董氏曰始予與司空善見其遵道德樂詩書履繩蹈方雍容儒者也及當疆場非雅素任險難而張弛隨時臨敵變化又何異也豈所謂文武惟其用之而臨事乃見耶然相公獨先識之至其預畫廟堂授計幕府大者論將小者論兵而未卒以奇勝也數言決策萬里若符百不一失異尤甚

者頃者邊數奏功虜皆納款廟堂所以制之者謨秘不可知然觀都蠻事可想矣昔在周室召公分陝太公主兵皆所以夾輔王業者也而至今獨稱周公有大勲勞不虛哉不虛哉

明文海卷七十二

碑已

少司馬兼御史中丞掖川侯公紀功碑何洛文

餘姚 黃宗羲 編輯

夫人臣折衝扞難樹絕世之勳蓋有所甚難焉方四夷為蝨賊而疆圉之吏執橐鍵以禦之長短之形易見也及其回首而內剖符通關中國不受金贈之費以休士民而羸誑之教亦易權也惟彼之情忽有不可知而我之筭猝有不及用則勞臣畢力而策士殫精矣虜自先

帝時固已交臂款關歸命下吏此圣天子威灵焯赫虜
益親附边保塞惟謹而吉囊故部落居漢所取河南地
號為套虜而西典番夷接又徑隴西塞馳之西海以典
瓦則為難至折北不支忿損失圖欲歸重于俺酋乃叛
禮佛之議給之西遊酋久偃兵勢不能無轉徙又心慕
佛欣然莫遇之于是率二十四長悉舉引弓之民並塞
而西假道酒泉道掖之間將吏惶愕莫知所出屆制府
大司馬董公病困而少司馬侯公鎮甘肅憤然任之曰
人臣職在封疆夫使先為其易而誰當難者乃畫方畧

奏狀策其所從入部材官騎士分屯要害以建武節而
陰為之備吏具繒絮米菓食物道上召主將以下畢勞
賜而驅之虜勢蜂屯鳥舉前後絡繹公所布遣事有成
筭竟出境不聞有它天子嘉其績下書褒勞寵賚優渥
將吏咸受金爵矣虜之西也其設變乃有數端至則請
開市甘肅入馬而受中國典番茶公策之以為虜典番
不可使合也朝廷以茶制番之命而以其柄予虜是驅
番而附之也乃使謂虜北邁市費以十數萬甘肅餉
萬金耳奈何市于是虜謀折矣酋先使一隊往嘗瓦

刺沒不出而套虜猶日夜譬說必甘心乃而已公又策之
以為虜典瓦刺不可使構也瓦刺破則驕：則我受兵
瓦刺勝則憤：則我受兵皆非得也又使：謂虜今倍
數險越數千里而攻人控弦之士有一不備而歸得無
如鯨失水語未卒酋色動謀又折矣酋既不得逞無以
自解于諸胡又借媾土魯番以哈密為地又惧哈密之
小梗則使使出嘉峪關以中國要之公又以為閉門所
以限羌虜奈何示以高鏞則露師哈密暢之謀又折矣
套虜倚酋為重不欲使東酋亦樂西海方築官事佛無

歸志公又以為此非西邊利則委之鎖南堅叅鎖南堅
叅者烏思藏法王子酋所謂佛也酋稽首而事之公計
惟此能操其進退乃詳向慕其言夙以朝廷威德使自
從其所使酋：乃決策東歸上書謝邊吏去而謀又折
矣酋去而公又念以為套虜修怨之志不可使畜也畜
則西方無寧日乃召其長招進台吉以下賜以綈繒比
餘雜物面慰借之虜大感率眾虜拜去不復以瓦刺為
言而謀又折矣是役也虜以四十萬眾頓之門卷之間
事變翕忽情勢曖昧呼吸轉移疾若迅雷而公測深探

情批卻導竅虜內無隱謀外無匿形進退如運諸掌既
又不請內帑一金也以較之擐甲而聞典出金帛媾虜
者其勞有功未可以上下然難易之勢不可相去遠絕
已哉往漢時空天下之藏置河西四郡以隔絕胡與羌
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故至
宣帝世呼韓入獻見比內侯王也然郅支以一旅西走
擊城廓而臣之易于折挺况其甚盛者矣國家依漢以
來故事以西域為屬國關玉門而護之而烏思藏在巴
蜀檄外北與羌接虜右方或斗辟入其中酋挾數策而

西假詐中國之操柄以後使番夷西求瓦剌而并之屬
其地于青海而南注之巴蜀檄是朔方隴右不相有也
有如萬一乘利敗約即代雲中安得如今日何言張掖
酒泉間哉賴天子神圣持斷受成一二元公相與翼宣
廟謨而公以深識遠見從良將吏握籌而笑一舉而絕
虜之要霍耀邊境震聳殊俗其為萬世之計寧在戰與
媾之間乎雷將軍典諸大夫相與勒石紀公功介憲副
張君以請不佞幸得以經術入侍見天子憂勞邊而公
有以稱塞業已志而藏之金匱矣敬次第其事而系之

詞曰惟天降佑皇纘弘猷聲教覃敷薄海有截彼胡狙
獷上古不臻仰流歸命令為外臣天子聖明罔怙于逸
大簡卿臣分蕃授戟維丑之秋酋廼西祖將獵青海苞
羗於胡厥衆如雲疾如風雨騎如控弦四十萬弩天子
曰嘻時非我利乃命司馬女其子以桓：司馬才畧天
成謀如淵默斷乃霆聲乃簡材官朱鑿載路虎螭其戈
表而不露乃數擅表以思撫輯稽首屈膝我飲我食泚
泚其群垂耳累脅一草一木罔我莫折虜使通辭其誦
萬端公炳沉機應如湧泉虜衆存居厥患將遠公蹴之

東如丸走阪虜歸於穴羗宴於西狝：別種亦莫敢師
彼隴之西寢烽卧鼓重閤不鑰公在門戶天子曰嘻曷
酬爾庸乃三錫命秩以上公帛分於筭金出於府煌：
大賚光彼西土公拜稽首臣其何力維帝聖神群公效
賤亦有帥臣文武吏士協忠宣力以克有此粵昔炎漢
爰叙西戎蓋以制虜折其右肱今虜之支絕羗而有匪
斷其要曷善厥後功有不顯而利無隄桓：司馬忱國
之基維邊吏士公歌公舞維諸大夫來相告語昔在南
仲往城於朔大難克襄頌聲乃作况我司馬武功赫然

既勒諸鼎不銘諸邊廼篆貞珉志之用極匪燿公功維
以爲式

潯州重修劉侍御先生祠碑銘 蘇濬

當萬歷初主上冲齡楚臣棟政以予奪死生之權恫喝
天下士時則名窈于負宸而迹章于見斗一時逐耆之
夫且諛之曰保曰衡安福侍御劉公獨挾其深奸而虞
其隱禍諤々錚々幾數十言卒之無不合券者始棟臣
顛擅日以釁藥如山親終弗顧巷議弗聞吉水爾瞻邛
公請借尚方以死爭之二公皆吉安人也棟臣恚二公

甚蜚掠無完膚而後先戍之邊徼一時同里諸君子與
二公善者俱盡遷謫以去當是時吉之直聲幾震天下
余獨謂劉公之䟽治之將病者也望色而施鍼觀神而
調息其慮先而其治也易邛公之䟽治之已病者也陰
陽交攻附喙迭用其時亟而其治也難然向使劉公之
言獲信萬一貴曲直突薪之策尚安有焦頭爛額之禍
耶則劉公尤處其難矣當劉公初入潯博士家爭嚮之
公亦喜為譚說先民孰可接軫而呂無停音也居亡何
公暴卒二蒼頭繼卒僅餘一弱息旅橐蕭然郡大夫江

公萬仞捐貲為歛復從諸文學請立祀顯祀以寄思云
余入潯州謂公祠諸文學從余有潛然涕者不覺松陰
漠漠鳥語啾啾余亦為之愴然悲也嗟乎大丈夫死等
耳或觸雷霆探驪珠焉而死或霑白刃潤野草焉而死
或不勝悁忿抱石沉淵焉而死或履巖甘糝招麀焉而
死或據梧誦經委化焉而死或圓焉而死或顧兔蹲烏
西崦已沉老妻子牖下焉而死或寄寓四方餐風枕露
隨所之焉而死夫死生人所時有也余于公乎何悲余
所悲者公之志耳當權臣奪魄睿謨日恢乾綱挈于上

坤軸順于下曩時卸爾瞻諸君子為權臣所齟齬者夕
卧鉄衣朝膺彤錫早群樵豎暮徵蒲輪而諸君子亦各
抒其胸中以自表見或結鞞而陳補袞之箴或昌言而
搜憑城之憲揭表樹標昭昭然為的而從之而公獨與
權臣同月同日同歸于盡縱造物者固有深意而半生
壯志竟托遺編毋亦令愆懣悲歌之士有未能釋然者
耶余又聞之郡守江公云公冢子孟銑從公戍所磊塊
有正骨必大其聲今孟銑居萬里間闕拜公遺廟臺使
者交檄郡邑葺舊祠而新焉潯之多士靡不加額者嘻

公其不歿哉因為之銘曰九萬里兮帝闔心搖兮
周聞跨豐隆兮弭節聽寒蟄兮斷魂望潯山兮盤白石
去洞天兮咫尺神之來兮緜兮沂潯川兮珠聯濯玉龜
兮婢媚神之來兮翩兮彼蒼兮悠兮萬古兮一丘芝為
車兮容與龍為友兮夷猶不言兮桃李盼蠻兮春秋

平古田碑林庭機

古田為桂林屬邑獞據其中百餘稔今是者率不敢入
獞有善村惡村善獞僅供賦役餘則羈縻而已國初迄
今種類出沒匪常未敢大逞由狼兵能制之嗣是更用

募兵獞無復憚嘉靖四十三年獞酋韋銀豹黃朝猛乘
間率衆突入藩司戕殺黎叅政劫庫而去人心勾勾變
聞久之未討今皇帝即位之三年廣士都御史張公紳
御史劉公思賢太僕少卿今軍門殷公從儉各疏陳勦
撫之策上嘉納特設撫臣廣右尋發帑金四萬兩為兵
費時石汀殷公膺簡命以往全省賴焉古田距桂林百
里許獞盤據山寨或白晝殺人過者為之褫魄頃有征
勦之命或曰賊憑高據險蟻聚蜂屯道梗不通長技有
勁弩毒矢足以自固非百萬之師遲以歲月未見卒拔

也公曰不然彼負不赦之罪神人共憤吾奉命征討惟上下協心將士用命即一鼓而下矣何慮之有于是謀之總督李公遷巡按御史李公良臣總兵俞公大猷暨藩臬將領為進勦計因與眾誓曰今日之事務期滅賊上紓聖慮所不與戮力共濟者明神鑒之眾皆感奮遂分局司道各據要害以防賊衝諸將統漢達土兵數萬為七哨約四年十二月朔進兵會俞總兵挺戈先入副總諸將繼之奮勇擒斬首克東山石玉龍口等數十巢次破三千藤浪淶里等巢又次克龍旋等村各斬首千

餘級賊勢急恚眾據潮水巢拒戰相持旬日我兵併力夾攻所向披靡復夜乘絕頂設伏其下賊望見驚潰遂大破之潮水馬浪苦利諸寨悉拔賊駢首就戮山寨蕩平先是黃朝猛死于亂兵韋銀豹計脫未獲或言于公公曰賊黨已盡此直釜中魚耳重懸賞格嚴兵督捕居頃之生擒豹至獻俘闕下上嘉悅擢公兵部右侍郎錫以金幣仍廕一子入監餘加秩賞賚有差是舉也下聖巢者百餘破惡村者萬灶斬首七千六百六十六顆俘獲男婦一千三十三名奪獲賊器三百四十一牛馬二

百五十六招安善獯六百六十六村兵臨三月威震百
蛮復百年版圖殲累世之積寇奏凱言旋歡聲動地
功誠偉矣賴天子明聖決意討賊公當其任忠誠激發
智勇兼濟運籌調度悉中機宜是以殲厥醜虜勢如破
竹且費止七萬有奇兵止十六萬衆所省甚鉅而成功
之速若神助其間安攘之烈前此所未有也昔周宣王
之時荆蛮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詩人為之賦采芑謂方
叔壯猷蛮荆來威十載之下誦之猶有餘烈茲公平蛮
之績較之方叔未多讓也是宜勒之金石昭示萬世爰

系之銘曰明明天子君臨萬邦穹廬卉服罔不來王獯
處南陬居然跋扈玩我王章恃險為固敢行暴亂戕我
藩臣歷年有七尚逭誅刑時維殷公帝心簡在田曰茂汝
往其討厥罪載卜吉日載我師率此貔虎翦滅為期爰
搗其墟爰焚其窟天戈所臨遂赤其族渠魁既獲獻俘
闕庭稽首上言曰仗寵靈群然拜伏是惟獯老自謂天
誅妻孥不保公廉其狀曰獯汝來苗莠不辨吾亦汝哀
汝象無罪吾其活汝汝父汝兄其歸告語汝有子弟吾
其教之立之鄉校爾命爾提汝有田疇吾為立長爾畊

爾耘可生可養自茲而往惟善是行毋作惡逆自頌厥
生種人聞之曰公生我感泣羅拜願公壽考宣威布德
荒服以寧於昭我公永垂頌聲

平建越碑 吳國倫

萬歷十四年丙戌司馬中丞宛陵徐公奉制討平蜀吐
蕃業已奏三城之捷會建越二夷起搆亂藩臬諸大夫
請賈餘勇圖之公從容曰余豈一飯忘建越哉顧念蜀
多役民甫息肩又谿箐深阻機難踰度不敢不重發然
圖之此為時矣于是謀諸按部使議且畫一乃上言請

討其大畧曰臣所部西土土人不靖非獨三城有吐蕃
也瀘河之南邛池之東亘千餘里諸獠夷雜居由秦漢
以來不受號自我高帝傳檄下之始奉要束願世世稱
蕃臣因置六衛越雋諸處而設行闡建昌控制之已又
勅憲臣一人居中治兵蓋有深計焉頃二夷不逞大為
諸邊患在建則二哨負固奸王命在越則黑骨夷以讐
殺始禍流毒軍民且相望為左右角以抗官兵罪在不
赦臣有荷戈之責不敢避選事名而不以請願藉皇上
威靈為蜀以遠計使臣得便宜從軍興一舉靖之臣不

勝大幸疏下大司馬議可公旋請于天部願得文武才一人治兵虜不足破也天部推擇嘉陵守周君光鎬應之公遂徵天全刺馬諸土兵益以牂牁犍為諸材官鬪士得一萬八千人而以都督將軍李君應祥帥之叅將朱文達將左軍佐以裨將滕光國遊擊邊之垣將右軍佐以裨將王之翰周君適解郡符趣至公大喜以一切機事屬之而摠餉則大參周君嘉謨稽功則少參李君士達分道食士則闡帥宰調元別駕丘一奇並受司馬公密畫以行周君乃先諸將馳叩勅坂問漢孔明出師

故道刑牲渡瀘時諸路兵未集而黑夷方據相嶺建夷日擾禮德二所出沒鈔劫絕我聲援又夷黨安四兒煽亂城中戲刈戍者頭而爭渡之時：遮殺過使道上旁若無人筇竿川原人盡怖急鮮生氣會周君單騎馳入行間密設疑以嘗相嶺賊：恐退保桐槽明日奉司馬公令宣布朝廷威德天戈所指意在誅首亂以紓邊毗而脅從回嚮俱待以不死因密伺難端得一二大猾為夷內訶者捕論誅諸夷聞風稍：震懼已乃移檄龍湖沈黎按兵扼間道勿動尋與李將軍馮牙越雋分布

文達攻河西當五咱之垣攻桐槽當大咱即以其冬十二月甲子夜傳發馳三百里鼓噪渡河殊出賊不意丙寅之垣兵先破桐槽凡三戰大咱敗遁而五咱尚據險迎敵文達兵夾擊走之而圍之旄牛山是夜撓槍星賞軍中譁曰天亦虜也夜半五咱果潰圍遁與其死黨安守合明日謀夜襲將軍營偵至則將軍密徙他所而以裨將楊師旦提新調刺馬兵當之此賊千騎載燧至見大營已拔所遇衝突皆獰狰裸軀知其為刺馬兵銳不可敵遂自驚擾相蹂踐死傷大半時丁亥三日也我兵

乘勝深入蒐獲諸岩峒俘斬不下千人建境稍定獨二咱逋未獲司馬公移鎮臨邛責問諸將吏師出五旬大慙無一授首何以故諸將吏惴惴失色益矢心戮力而前聲言益饗萬石為久攻計賊乃大怒五咱走麼些番與守復合諸議必先破守而後咱可得顧守黠詐深壘不出三月庚寅將軍計以裨將田中科六百人餌之而大軍悉西嚮圖五咱守果易中科兵寡弱謀出銳兵夜襲其營將軍諜知之陰遣才官高達勝却死士三百人從間道疾趨伏中科營守至伏起大敗之斬守馬上而

獻其刀甲七飾銀繡雙龍刀刻五星文蓋酋之最豪者
甲辰之翰兵破大孤山生得阿弓等七大酋戊申禽五
哨于昌州四月甲子文傑兵擒安四兒等四大猾于西
番因繫其家并得陰賊張煒趙應宣殪之而大哨窮蹙
走普雄丙子之翰兵攻普雄急得大哨射殺之是日文
達攻南箐之垣攻桐槽盡犁其巢柵破之俘斬無算黑
骨幾無遺種于是印部酋來獻其所匿印而四堡七枝
諸酋長各率所部來乞降並釋去惟廣洪番罪在必問
局之翰擊破之時六既望振旅渡河蓋是役諸叛夷種

落四生縛大酋長十馘而獻者七獲諸小酋五十有七
上首功二千有奇收降者三千七百有奇奪印部印一
奪鏹鉞弓刀甲盾旄牛竿馬焚塹壘木樵礮房不可勝
數且約大小三十餘戰皆完師而出入山隧下潦上霧
無一卒犯瘴癘離蒸濕而稱病者豈盡人力焉天寔贊
之矣露布所過道路歡呼稱千百年再造不則建越非
蜀有也于是司馬公郊勞諸文武將吏將吏曰公天威
也士用命也將吏何力之有焉司馬公曰帝神武也將
吏勤事也軍府何力之有焉夫軍府讓大功不居而將

吏以下皆讓其猶行古人之道乎乃諸將退而請于周君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觀單襄子亦曰蠻夷戎狄不識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代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今二夷罪浮于不敬而軍府寔奉王命討平之即紀勞彰大戮用示蠻夷以遠曷嫌于自旌彼鏐燕然石而標銅柱交址者豈盡侈乎周君領之諸將因礮石介丘別駕馳數千里致幣山中屬余碑予嘗誦采薇之詩六月出師及冬而還故始曰靡室靡家不遑啟居卒

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夫建越之師冬往夏還適典南仲期不爽而將士之室家故居典若所經雨雪楊柳諸艱勞司馬公蓋深念之不欲攘其力以為功甚盛德事乃獵狄于襄而南仲赫之名典天壤不朽豈無徵而傳乎建越于是乎可碑矣銘曰於赫上帝祚我皇室八遐來庭鞮譯貢職咸戴嘉祉罔敢不式蠢茲邛醜負嵎猖狂矯誣自擅彪闐鴟張侵敗王畧擾我疆場司馬征西請奮其旅勦士虎臣響從所舉邕德宣威深入蠻圍天鉞所加遠迓震怖顯修元愆潛

刊內蠹四部一空諸酋悔悟苴蘭笮楚累七角崩乞降
 受號交臂矢膺問弔之師若時雨具凱還蜀都歡呼盈
 耳蚕叢可宮鳥道如底椎牛饗士捷奏天子龍顏喜悅
 盟府書勞介圭列壤五兵其韜勛震西土聲流不毛文
 武為憲其孰贊之曰周典李勇畧兼資儒林將種並峙
 西陲岷峨造天巴江亘地按堵莫居亭不再燧樹茲豐
 碣以永千禩

鄭州重修藥王廟碑

奉勅撰

焦紘

蓋聞天地大德曰生運陰陽以播物凡人莫不欲壽資

亭壽以盡年穀飲巢栖感物之情蓋寡范金採木逐慙
 之道滋多而五味時愆六氣斯沴形神互戰寒燠並侵
 疾纏湊脉靡知救止痼入膏肓歸于夭折自非大聖哲
 人挺生踵出惡能見標知本驅除滯固非鍊石引納清
 和令黔首期于普濟蒼生獲其大庇者乎鄭州故有藥
 王廟一區藥王扁鵲一名秦越人蓋州人也禁方稟于
 神人天下屬之生死所論有三可及六不治名言鑿也
 流傳至今先世封神應王土人以藥王目之累七城郭
 即令威之靈墟綿綿俎豆比庚桑之畏壘今皇帝玉體

違和慈聖皇太后齋香祈禱旋即康寧因念祠宇湫隘
弗稱具瞻乃降大渙名中涓因其舊蹟葺為新廟且為
醫之為道義農黃帝寔始基之更建三皇殿于中以歷
代之能醫者祔焉斯時也皇帝念民唯悅使力不徵于
有司詘不舉羸貨一出之中帑因高背下揆日觀星察
陰嶙之餘基易凋殘之落構于是大厦鬱起神儀穆然
繡栴雲楣爛斑奪目蘭橈桂棟氤氲襲人宮堯椽楠悅
臨帝子之宮杳靄風烟森若仙靈之窟神可降福可興
可以羞溪澗沼沚之毛可以酌潢汙行潦之水蠲萬民

之天札躋一世于仁壽非至聖疇能與于此乎窈聞三
皇之治天下也畫八卦以通鬼神之情教五穀以代血
毛之食宣百藥以拯天傷之命民靡日而不用口彌久
而滋彰此于聖真猶為土苴而已惠被群生思流含氣
若斯之盛者矣迨攷歷代醫師百九十有二人其載劉
向列仙傳者寔居三一斯皆人寰高隱曠代仙真吐納
清虛揮斥塵滓是以斷能使之續危能使之安覺能使
之興苦能使之樂非曰語怪徵神伎成則賤而已由斯
以談清淨無為抱真守一以虛明應物為用以意儉不

爭為寶者古人之本也本草石之寒溫原疾病之深淺
診處洞然隨手而差者古人之末也故廣成對理身之
問鴻蒙進養心之說鷄犬相聞莊生指神農而上谷神
不死列子稱黃帝之書尋其微言並臻泰定豈徒以五
毒五氣之調應九竅九藏之變如斯而已哉臣伏觀皇
帝御極以來祀垂二十道咸五三齋心服形清淨寡慾
不佳兵而裔夷服不好祭而甄叙明固已同天下于華
胥見神人于姑射而又作其羸餘以為此廟上以竟毋
后歆成之心下以開億兆無疆之福豈獨施法禦災協

于祀典抑可導和發祥揚于來禩諗于有知謂當有誦
皇帝曰爾某其為銘臣惟宣主德揚神休以垂無窮者
詞臣之職也敬勒貞石樹之前楹庶擬衛悝彝鼎之銘
敢同魯僖闕宮之什其詞曰玄黃剖判粵有君臣體國
經野司天屬人三微進襲五運相因不有聖詰孰極蒙
昏猗典三皇應期撫世義易農醫開迷釋沴爰及軒岐
靈樞乃著神徂聖立古謝今升長桑嘿授渤海相承上
池一飲鏡徹波澄有觸斯顯靡應不神親生能起桓死
可判醫無定名隨時為變湯熨非材酒醪詎善唯病之

機殿有先見醫王久逝留韻芬芳豐渠高郭寔維故鄉
椒蘭晦靄祠宇墟荒猶餘靈響呵護上方皇矣大君膺
圖執象六氣氤氲三靈盼蠶廓是靈祠奠彼淵匠本之
源之義摹軒像寢園增拓儀衛加隆乾坤壯觀日月新
宮龍衣近接虹渚遙通宛其穆也上古之風亦有群英
古今焜焯異代同工隱茲醫藥雲與龍從聲華錫也其
化則遷其神是託仙真窟宅帝子山川丹梁霞錯紫柱
星懸儀形肅穆徒御周旋清含玉座洞捲珠簾華蟲米
虎來徃連翩神之聽之聰明日在介福靡欺蠲危有賴

黃緝新鐫綠樽斯酌聖箕綿七千萬億載

重修朝鮮箕子廟碑 何宗彥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國故有箕子廟稱特祀云蓋其功
德久覆露茲土故祀典迄于百世如一日唯是歷世滋
多廟貌弗稱則妥靈章教之謂何今上霈然勅朝鮮牧
圍之臣易頽朽飾丹雘煥然與之更始德意蒸也厚矣
余伏而思之易之明夷日利艱貞內難而能正其志箕
子以之及讀洪範洞天人之理窮善敗之原又何其闕
博窈眇也豈文王贊易得之美里而箕子之洪範亦妙

悟于累繫時邪余于是而信艱難之益人也艱難之時
捐生易保身難保身而不失其正之為尤難先正柳宗
元叙其三大節而首之曰正蒙難嗚呼旨微矣余即正
蒙難之一端而竊以為有四善焉當受毒痛四海悖棄
三正箕子以強諫觸君之怒而內于累囚亡不人亡危
之以為比干之續耳卒能用晦為明藏伸于紂則其慮
遠也殷社未屋坵野未陳天或悔禍而降衷于嗣子武
庚其誰與共理不得不濡忍以俟之則其忠大也洛書
啟秘絕學無傳萬世彝倫之攸斲伊誰之咎箕子寧詬

辱以需聖人則其志遠也天命既改受封朝鮮魚鱉之
與居而鯨鯢之典處箕子不憚征繕覆育而董誨之則
其津長也迹其始終或困于累囚或越在荒服無往非
艱難之會而能卓卓表暨與時消息倘所謂正蒙難者
非邪夫蒙難而正則雖昏而無邪居險而能濟蒙難而
不正則剛柔倒用身名且與草木俱朽甚矣艱難之所
繫重也余曰是而竊有感焉今之朝鮮即箕子之故區
土地非狹而人民非益寡也海氛一播飄泊無所不可
謂不艱難矣試諦而思之其平時裨身繕政班朝治軍

洪範何等徵乎昔以守在四夷今困于倭寇而莫之振者以一旅啟千年之緒今以一國積弱而不可支固而思亨則所謂五事八政者不可不早計而亟圖之也今上啟羨墻之思詔其陟降之路遂奮焉作新廟貌以為朝鮮之君若臣鵠焉若夫箕子過故宮歌麥秀周旋存歿之間感慨興亡之際惟知恫宗社之已淪而覺身世之為幻又烏用千百世之下窈焉俎豆而尸祝之哉工且竣余敬聞聖天子新廟之意在彼不在此而又為詞三章俾祭者歌之以侑神焉辭曰若有人兮天門駕

巨螭兮乘靈鼉前宓妃兮舉袂後陽侯兮揚播歌麥漸兮隱兮望朝歌兮翩兮羌若來矣儵不見兮奈若何望美人兮天際風颺兮如波

右迎神

坎兮擊鼓神不下兮誰怒脯罔西兮山椒僂天吳兮水滸神飄兮來思露溥兮纓組命桂酒兮相將羌傳芭兮代舞日將夕兮顏酖神歆去兮將奈何羈青虬兮執河伯望員嶠兮蹉跎

右降神

張暮濤兮海島落晚照兮山阿駭白螭兮夷猶歸珠宮
兮浩歌思狡童兮黍稷望靈修兮蔓薜蘿佳期兮未卜
愛君兮思君兮歸兮何往念故國兮庇吾民

右送神

德郡重修東嶽廟碑記 程璠

祀國之大事也祭法能禦大災捍夫患有大勤勞則祀
之先王之制唯諸侯得祭山川蓋其慎且重如此乃今
東嶽之廟徧于天下祭于士庶人歷世彌遠莫之敢廢
者何哉璠嘗閱諸傳記及泰山誌而得其說矣五嶽莫

尊于泰山而其神亦莫靈于泰山觸石生雲膚寸而合
不崇朝而雨天下惟泰山為然其神斡旋元氣發育萬
物有生之化之功凡水旱疾疫衆所願欲者咸望而
禱焉往之有應古今所傳神異種之弗可誣也已惟其
功德溥于天下則通天下而祀之固人心之所同祭法
之所與也璠亦因是而觀世變焉古者民有井田有溝
洫國都閭巷有學校又設疾醫瘍醫鑿掌治和之疾病疢
瘍而摠之以醫師當是時生養遂而風俗醇矣以祈禳
為也降及後世凡先生教養之法相次盡廢而苛政日

興而民于是有飢寒水旱之虞疾病夭札之患窮困迫切無所告而求諸神曰萬一其庇我乎此人之情也蓋王政衰而祈禳盛亦世變使然上之人方自負愧責而何暇禁令宜其有舉而無廢愈遠而愈滋也德即城中有古東嶽廟碑記無存創始莫考正殿為間者五中奉東嶽天齊仁聖帝左右各有親侍之臣一寢殿及左右殿各為間者三東西廡各為間者五塑繪諸神題有位號必能翊宣玄化默贊陰功不可得而測也表以大門繚以周垣守以黃冠蓋其所從來者遠矣國朝嘉靖四

年即守雁門何公洪重修迄于今將六十年復就傾圮郡之義士耆宿及黃冠宋靜深輩協謀修葺財取于捐施力出于願後諏吉始事以次興舉不勸而輸之者衆不督而為之者疾易朽為堅飾舊為新黝聖丹漆金碧交輝視昔有加焉足以表崇重聳觀瞻信神聖之靈宅祈禳之勝區也經始于萬歷七年四月而以次年十二月落成焉其耆宿及靜深輩謀誌歲月示久遠乃偕予同學友蓋君鉛來屬予為記予謂茲義舉也曷敢以昏耄辭乃為稽之祭法本之人情質之世變肆為贊論以

彰往事詔乘者庶于茲祠有助焉嗟乎以東嶽之靈寵當典天無極區區鄙人之言魯何足為有無而敢以自侈乎甚矣其不知量也雖然予恐後之人有如梁公之毀祠廟者得吾說而讀之庶其免乎又恐歲久而敵有如耆宿之好義者得吾說而讀之庶其復新乎若是則斯言不能無助因次第之使勒諸石而系之銘曰維天生物維神奉天峻及發育元化昭宣雲出崇朝澤佈八埏俾搗者獲俾天者延災疾以消疾疴以痊德施斯溥報施宜豐有廟奕々屹立城中爰加修葺人願攸同巍如渙如顯々闕宮匪人之力伊人之功維此成功士庶胥悻駿奔匪懈神其監格降福無疆生民有庇褒功頌德乃勒貞石援理縱辭昭示無極

濮州新建帝堯陵祠碑

王道

帝堯陵見于山東郡邑者凡三而史謀事證的然可據者惟濮之竹林寺為最著蓋史記註既以為堯葬濟陰成陽矣呂不韋又云堯葬穀林皇甫謐謂穀林即成陽也漢地志濟陰郡成陽縣有堯塚雷澤在其西北杜佑通典濮陽雷澤即漢成陽而郭緣生述征記云堯塚在

雷澤東南其說昏與史記合則堯陵當在濮境無疑且堯父帝嚳墓在濮陽頓丘其母慶都墓在成陽靈臺見于皇覽及酈道元水經註及歐陽公所錄漢靈臺碑甚詳而酈朱故城今名朱家阜者又丹朱之所藏也族葬之禮上古無有而情則然也堯從父母子朱從堯蓋理勢之可揆者死人墓碣必有所據然則竹林寺本穀林遺址其為堯陵也益無疑矣彼其在曹與東平者雖誌載其名官秩其祀求諸左驗如前所去茂之聞也豈當時穀林之事既衰而傍近居民取其遺衣弓劍藏之以

繫其考妣之思也邪然而世遠不敢質言矣皇明嘉靖甲辰巡按監察御史蒲陽鄭公某觀風至濮諏詢故寔慨想遺蹤若曰修葺帝王陵寢適乘明詔屢頒凡我臣工所當祇奉無敢失墜是故弗嫌與東平並祀也廼行曹濮兵備副使王君某分守叅議楊君某分巡僉事黃君某轉行所司訂正訛稱封崇夷壠拓其區宇獲以周垣仍取佛堂之弘壯可因者撤而新之以為享獻之所田有定額祭有常期凡諸執物罔不簿正遂使聖帝體魄之藏晦于數千百載而顯于一旦可為盛矣既又慮

其久而或淫也復托三君子具其顛末需言于道以文
諸麗牲之石道惟昔之論堯舜者曰我忘天下易使天
下忘我難竊以為此非知聖人之盡者也聖人之所以
異于人者無他無為而無不為而已矣無為者道心之
微聖人之所以藏諸用也無不為者人心之危聖人之
所以顯諸仁也顯斯危藏斯微精而一之斯謂之允執
厥中_也也者無他無為而無不為而已矣方堯之在位
也居衢室隱精神宛心約志以從事于無為篤恭而王
天下不施智力而萬國乎蓋嘗立于靈扉而雲生牖坐

于華殿而松生棟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誠昔之人所謂
範圍易簡樞輿清淨者也夫何為哉然而未嘗不為也
欽若曆象而日月星辰順其軌所以事天也堯明峻德
而族姓萬邦致其和所以事人也洪水咨_也而六府三
事歌其叙所以事地也而且戰_也慄_也日慎一日竹帛
有銘杆_也梓有戒達建進善之旌廷置敢諫之鼓咨_也蒞_也
以成勲救困窮以廣德而又伐宗膾攻叢枝廟有唐于
丹浦屠長蛇于洞庭射十日于青丘殺窳窳于桑林詠
鑿_也于疇華戮九嬰于山水凡所以立三極之道除天

下之害通庶類之情垂萬世之利者固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迨夫勤儉耄期會既九六通變宜民舉舜而禪之位焉宜若徒脫黃屋擔弛蒼生可也方且暨舜修壇于河沉璧于洛陞首山道河渚遇五老受圖書歸而賞侯伯封禹棄進禹臯誅四凶蓋亦無非存心天下加志窮民之事其最後也迺復有成陽之遊而始就穀林之木焉嗚呼聖人憂勤惕厲之心真所謂沒而後已者矣夫自其無為也匪惟聖人能忘天下天下亦且忘聖人矣擊壤老人所謂作息飲食帝力何有者是也夫自其有

為也謂聖人之于天下與天下之于聖人何嘗一日而相忘哉善乎孔子之言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乎民無能名焉言乎其無為者也又曰巍乎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言乎其有為者也執中之妙盡于此矣昔商之祀成湯也頌其曰躋之敬周之祀文王也頌其不顯之純是比日發聖人之蘊奧以仰祈顧歆云年耳今也聖寢聿新靈爽如在小子不敏敢附詩人之義敬述所聞薦之祠下如此且再拜稽首而為之頌曰粵若稽古惟帝放勳其仁如天其智如

神以藏心無思無為用顯諸仁成功巍格于而間
立乎三極誰其尸之不宰之力曰危曰微同出異名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是惟道源帝握其紀仰承羲昊俯開
姚姒乾元用九天德出寧知存知亡大器為公位則不
有道未嘗息二十八載廣運如昔神祖聖伏白雲帝鄉
四海同悲其何可忘頓丘在左靈臺在右鬱穀林是
正丘首闕千百禩顯於我明細札是承中臺之英身史
經之藩臬營之奕新廟濮人成之香幣有當籩豆有
踐載報載祈皇鑒不遠敷高五典相棄三農富我教我
誘我民衷始于一邦終于四海大哉皇仁惟億萬載

此乃... 明... 卷之三... 三



